

唐書



王薛馬韋列傳第二十三

唐書九十八

宋

初奉

敕

撰

王珪字叔玠祖僧辯梁太尉尚書令父顓北齊樂陵郡太守世居郿性沈澹志量隱正恬於所遇交不苟合隋開皇十三年召入秘書內省讎定群書爲太常治禮郎季父頗通儒有鑒裁尤所器許頗坐漢王諒反誅珪亡命南山十餘年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參軍事建成爲皇太子授中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嶠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爲諫議大夫帝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

唯君臣同德則海內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於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可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閣珪推誠納善每有規益帝益任之封永寧縣男黃門侍郎遷侍中它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爲是邪非邪帝曰殺人而取妻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

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今陛下知廬江之亡其姬尚在竊謂陛下以爲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帝嗟美其言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爲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爲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慙遂罷明日語房玄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

唐書列傳三十三
是不進諫也時珪與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
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晤為朕言玄齡
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
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
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為
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
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為盡已所長謂
之確論進封郡公坐漏禁近語左除同州刺史帝念名臣
俄召拜禮部尚書兼魏王泰師王見之為先拜珪亦以師
自居王問珪何以為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

王之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忠孝既
聞命矣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為善最樂願王志
之帝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
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
當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
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
本於珪十三年病帝遣公主就第省視復遣民部尚書唐
儉增損藥膳卒年六十九帝素服哭別次詔魏王率百官
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珪少孤且貧乏或饋遺初無讓
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贍其家性不苛察臨官務舉綱

維去甚不可者至僕妾亦不見喜愠奉寡嫂家事咨而後行教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宗族匱乏周卹之薄於自奉獨不作家廟四時祭于寢爲有司所劾帝爲立廟媿之罪也世以珪儉不中禮少之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闕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敬直封南城縣男後坐交皇太子承乾徙嶺外珪孫燾旭燾性至孝爲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廢帶視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號外臺祕要討繹精明世寶烏歷給事中鄴郡太守治開

於時旭見酷吏傳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出繼從父孺年十二能屬文以父不得死於隋不肯仕郡舉秀才不應聞高祖興遁入首陽山將應義舉通守堯君素覺之迎置其母城中收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房玄齡亟言之秦王王召見問方略所對合旨授府主簿判陝東大行臺金部郎中是時方討世充軍事繁綜收爲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該敏如素構初不竄定竇建德來援諸將爭言歛軍以觀賊形勢收獨曰不然世充據東都府庫迎衍其兵皆江淮選卒正苦乏食爾是以求戰不

得爲我所持今建德身總衆以來必飛轂轉糧更相資哺
兩賊連固則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勒諸將嚴
兵締壘浚其溝防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銳據成臯厲兵
按甲邀建德路彼以疲老當吾堂堂之鋒一戰必舉不旬
日二賊可縛致麾下矣王曰善遂禽建德降世充王入觀
隋宮室且歎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今侈收進曰峻字彫
牆殷宗以亡土階茅茨唐堯以昌始皇與阿房而秦禍速
文帝罷露臺而漢祚永後主曾不是察奢虐是矜死一夫
之手爲後世笑此何之能保哉王重其言俄授天策府記
室參軍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嘗上書諫王止畋獵王

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今賜

金四十挺武德七年寢疾王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命輿疾
至府親舉袂撫之論敘生平感激涕泗卒年三十三王哭
之慟與其從兄子元敬書曰吾與伯襄共軍旅閒何嘗不
驅馳經略款曲襟抱豈期一朝成千古也且家素貧而子
幼善撫安之以慰吾懷因遣使弔祭贈帛三百段其後圖
學士像歎其早死不得與旣即位語房玄齡曰收若在朕
當以中書令處之又嘗夢收如平生賜其家粟帛真觀七
年贈定州刺史永徽中又贈太常卿陪葬昭陵子元超九
歲襲爵及長好學善屬文尚巢王女和靜縣主累授太子

舍人高宗即位遷給事中數上書陳當世得失帝嘉納轉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省中有盤石道衡爲侍郎時常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泫然流涕以母喪解奪服授黃門侍郎檢校太子左庶子所薦豪俊士若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皆以才自名於時累拜東臺侍郎李義府流雋州舊制流人不得乘馬元超爲請坐貶簡州刺史歲餘又坐與上官儀文章款密流雋州上元初赦還拜正諫大夫三年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校獵溫泉諸蕃會長得持弓矢從元超奏夷狄野心而使挾兵在圍中非所宜帝納可嘗宴諸王召元

超與從容謂曰任卿中書寧藉名人哉俄拜中書令兼左庶子帝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手敕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顧太子未習庶務關中事卿悉專之時太子射獵詔得入禁禦故太子稍怠政事元超諫曰內苑之地繚叢薄冒翳奮絕磴險塗殿下截輕禽逐狡兔銜檠之變詎無可虞又戶奴多反逆餘族或夷狄遺醜使兇謀竊發將何以禦哉夫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謂其近危辱也天皇所賜書戒丁寧惟殿下罷馳射之勞留情與豈不美歟帝知之遣使厚賜慰其意召太子還東都帝疾劇政出武后因陽暗乞骸骨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光祿大夫秦

州都督陪葬乾陵子曜聖曆中附會張易之官正諫大夫

元敬隋選部郎邁之子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

三鳳收為長雛德音為鸞鶯元敬年最少為鸚鵡武德中

為祕書郎天策府參軍直記室文學館學士是時收與房

杜處心腹之寄更相結附元敬謹畏未嘗申款曲如悔嘆

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秦王為皇太子除舍

人於是軍國之務總於東宮而元敬掌文翰號稱職卒于

官

稷字嗣通道衡曾孫擢進士第累遷禮部郎中中書舍人

與從祖兄曜更踐兩省俱以辭章自名景龍末為諫議大

夫昭文館學士初貞觀末微聞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

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倣結體

道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睿宗在藩喜之以其子伯

陽尚仙源公主及踐阼遷太常少卿封晉國公實封三百

戶會鍾紹京為中書令稷諷使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本

胥史無素才望今特以勲進師長百僚恐非朝廷具瞻之

美帝然之遂許紹京讓改戶部尚書翌日遷稷黃門侍郎

參知機務與崔日用數爭事帝前罷為左散騎常侍歷太

子少保禮部尚書帝以翊贊功每召入宮中與決事恩絕

羣臣竇懷貞誅稷以知本謀賜死萬年獄年六十五伯陽

唐書卷之三
七
爲駙馬都尉安邑郡公別食實封四百戶稷死坐貶晉州
貞外別駕又流嶺表自殺伯陽子談尚玄宗恒山公主拜
駙馬都尉光祿貞外卿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少孤家窶狹嗜學善詩春秋資
曠邁鄉人以無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
達奚恕數咎讓周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裝使
入關留客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
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至長
安舍中卽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
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

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卽召之問
未至道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帝大悅詔直門下省
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周
上疏曰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想思
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
爲者惟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于陛下陛下不以
臣愚擢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輒竭區區惟陛下所
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墻宇門闕方紫極爲卑小東
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
慈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

不疑焉臣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
孝昭矣臣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
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而遠非能旦
發暮至也萬有一太上皇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今
茲本爲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清之
道臣所未安然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衆惑
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孫世守其政竊惟
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也臣謂
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
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

庶被殃國家蒙患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也正欲存
之則齊厲之惡已暴也必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割
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
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材行隨器而授雖幹翮非
疆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
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
其福祿也臣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爲本故曰孝莫
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
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
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執故忍

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
孫謀示來葉邪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
必以已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
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爲重也臣伏見
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皂雜類韋槃提斛斯正無他材
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
爵與外廷朝會騶豎倡子鳴玉曳履臣竊耻之若朝命不
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爲伍帝善其言除侍御
史又言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
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於人豈無僻王

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
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
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
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
道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持當年而已然
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
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
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
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遠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
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

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爲陛下不存養之堯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雀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奢侈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即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且丕顯後世猶急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當脩之於可脩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往貞觀初率土荒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爲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

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邪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爲之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旣勞而用之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盱食宴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痛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

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傳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言爲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略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爲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爾故前車旣覆而後重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即位防守禁閉同獄囚焉何則先帝示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

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天下者以人爲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旣衆不可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巖廊之上夫復何爲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曰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疆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

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疏奏帝稱善擢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時譽歸之帝每曰我慙不見周卽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軍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纏纏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俄遷治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夫檢校晉王府長史王爲皇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猶兼庶子時置太子司議郎帝高其除周嘆曰恨吾資品妄高不得歷此官帝征遼留輔太子定州及還攝吏部尚書進銀青光祿大夫帝嘗以飛帛書賜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

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病消渴連年帝幸翠微宮求勝地爲構第每詔尚食具膳上醫使者視護躬爲調藥太子問疾疾甚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宴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爲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興書生素無貲皆竊笑它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周每行郡縣食必進雞小史訟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縣廣費食雞尚何與榜吏斥之及領選猶廢浚儀令先是京師晨暮傳呼以警衆後置鼓代之俗曰鼕鼕鼓品官舊服止

黃紫於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青城門入由左出由右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地租宿衛大小番直截驛馬尾城門衛舍守捉士月散配諸縣各取一以防其過皆周建白自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高宗卽位追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庭子載咸亨中爲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言吏部者稱裴馬馬終雍州長史

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者非王佐才疇以及茲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迹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

唐書卷三十三
明佐聖故君宰間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傳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韋挺京兆萬年人父沖仕隋爲民部尚書挺少與隱太子善高祖平京師署隴西公府祭酒累遷太子左衛驃騎檢校左衛率太子遇之厚宮臣無與比武德七年帝避暑仁智宮或言太子與宮臣謀逆又慶州刺史楊文幹坐大逆誅辭連東宮帝專責宮臣由是挺與杜淹王珪等皆流越嶲未幾召拜主爵郎中貞觀初王珪數薦之遷尚書右丞歷吏部黃門侍郎拜御史大夫扶陽縣男太宗謂挺曰卿之任大夫獨朕意左右無爲卿地者挺曰臣驚下不足以

辱高位且非勳非舊而在藩邸故僚上願後臣以勸立功者不聽是時承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爲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卽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顧棺槨以榮送葬旣葬隣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夫婦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燭不舉樂之感今昏嫁之初雜奏絲竹以窮宴歡官司習俗弗爲條禁望一切懲革申明禮憲俄復爲黃門侍郎兼魏王泰府事時泰有寵太子多過失帝密欲廢立語杜正倫正倫以漏言貶帝謂挺

曰不忍復置卿于法改太常卿初挺爲大夫時馬周爲監察御史挺不甚禮及周爲中書令帝欲滿拭用之周言挺恨于自用非宰相器遂止帝將討遼東擇主餉運者周言挺才任麤使帝謂然挺父故爲營州總管嘗經略高麗故札藏家挺上之帝悅曰自幽距遼二千里無州縣吾軍靡所仰食卿爲朕圖之苟吾軍用不乏是公之功其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爲子使取幽易平三州銳士若馬各二百以從郎詔河北列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帝親解貂裘及中廐馬賜之挺遣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艦轉糧自桑乾水抵盧思臺行八百里渠塞不可通挺以方苦寒

未可進遂下米臺側厓之待凍泮乃運以爲解即言度王師至食且足帝不悅曰兵寧拙速無工遲我明年師出挺乃度它歲運何哉即詔繁時令韋懷質馳按懷質還劾挺在幽州日置酒弗憂職不前視渠長利即造艍行粟縣八百里乃悟非是欲進則不得還且水涸六師所須恐不如陛下之素帝怒遣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敕治書侍御史唐臨馳傳械挺赴洛陽廢爲民使白衣從帝破蓋牟城詔挺將兵鎮守示復用城與賊新城接日夜轉鬪無休時挺以失職內不平作書謝所善公孫常常善數者也以他事繫投縲死索索中得挺書言所屯危蹙意怨望貶象州

刺史歲餘卒年五十八子待價萬石

待價初爲左千牛備身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價以
婿貶盧龍府果毅時將軍辛文陵招慰高麗次吐護具水
爲虜所襲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率所部兵殺之文陵亦
苦戰遂免待價重創矢著左足隱不言卒以疾免起爲蘭
州刺史吐蕃溢邊高宗以沛王賢爲涼州大都督而待價
爲司馬俄遷肅州刺史以功詔拜右武衛將軍儀鳳三年
吐蕃復入寇以待價檢校涼州都督兼知鎮守兵馬事召
還封扶陽侯武后臨朝攝司空護營乾陵改天官尚書同
鳳閣鸞臺三品待價起武力典選無銓總才故朝野共蚩

薄之俄爲燕然道行軍大總管禦突厥踰年還拜文昌右
相同鳳閣鸞臺三品不自安累表辭職不聽且請盡力行
陣許之於是拜安息道行軍大總管督三十六總管以討
吐蕃進爵公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合戰勝負略相當會
其副閻溫古逗留又天大寒待價不善撫御師人多死餉
道乏乃旋師頓高昌后大怒斬溫古流待價繡州卒曾孫
武

武少孤年十一廕補右千牛累遷長安丞德宗幸梁州委
妻子奔行在除殿中侍御史戶部侍郎元琇爲水陸轉運
使表武以倉部員外郎充判官謀不用杜門數月而琇敗

轉刑部員外郎是時帝以反正告郊廟大兵後典章苟完
執事者時時咨武武酌宜約用得禮之衷羣司奉焉後爲
絳州刺史鑿汾水灌田萬三千餘頃墾書勞勉憲宗時入
爲京兆尹護治豐陵未成卒贈吏部尚書

萬石頗涉學善音律上元中遷累太常少卿當時郊廟燕
會樂曲皆萬石與太史令姚元辯增損之號任職始萬石
奏太樂博士弟子遭喪者先無它業請以卒哭追集侍御
史劉思立劾奏萬石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睦親化人莫
善於孝所以三年之禮天下通喪今遣音聲人釋服爲樂
帶經治音豈以小人不能執禮遂欲約爲非法萬石官大
常首紊風化請付吏論罪高宗方委任萬石罷其奏後知
吏部選事卒于官

贊曰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爲難觀太宗之責任也謀
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力天子高
拱操成功致太平矣始皆奮亡命布衣嬪然列置上衮薛
收雖蚤夭帝本以中書令待之御臣之方顧不善哉挺晚
節流落蓋有致而然

王薛馬韋列傳第二十三

唐書卷一百一十三

李綱字文紀觀州蓿人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瑗慕張綱為
人改馬仕周為齊王憲叅軍事宣帝將殺憲召僚屬誣左
其罪綱矢死無撓辭及憲誅露車載尸故吏犇匿綱撫棺
號慟為痊訖乃去事隋為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宮臣左庶
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綱曰令則官調護乃自
比倡優進淫聲惑視聽誠使上聞之豈不為殿下累乎臣
請正其罪勇曰置之我欲為樂耳後勇廢文帝切讓官屬
無敢對綱獨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人得

李綱戴劉崔列傳第二十四 唐書九十九

宋 祁 奉 敕 撰

李綱字文紀觀州蓿人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瑗慕張綱為
人改馬仕周為齊王憲叅軍事宣帝將殺憲召僚屬誣左
其罪綱矢死無撓辭及憲誅露車載尸故吏犇匿綱撫棺
號慟為痊訖乃去事隋為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宮臣左庶
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綱曰令則官調護乃自
比倡優進淫聲惑視聽誠使上聞之豈不為殿下累乎臣
請正其罪勇曰置之我欲為樂耳後勇廢文帝切讓官屬
無敢對綱獨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人得

賢者輔而善得不肖導而惡奈何歌舞鷹犬織兒使日侍側何持太子罪邪帝曰以汝爲洗馬何不擇人綱曰臣非東宮得言者帝曰朕過矣擢尚書右丞時楊素蘇威用事綱据正不詭迎隨素等參憾會大將軍劉方討林邑素言林邑多珍寶非綱不可任遂署行軍司馬方揣素指數危辱之幾殆軍還不得調稍除齊王府司馬復詔出南海應接林邑父不詔乃身入奏威劾綱擅去所部以屬吏會赦免屏居鄠大業末賊帥何潘仁劫爲長史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授丞相府司錄叅軍封新昌縣公領選舉受禪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齊王元吉爲并州總管繼左右

民愁苦宇文歆諫不聽騰狀顯言王坐免俄而復留下危惴劉武周入太原元吉懼棄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謂綱曰王年少不習事故以歆及竇誕佐之太原與王地兵十萬粟支十年奈何一旦棄去歆建此計我當斬于軍綱曰王過惡誕養成之歆事王淺有關必諍今賴歆計使陛下不失愛子且有功又可加罪乎翼日帝悟引綱升御榻勞曰卿不言我幾濫罰於是釋歆然猶貸誕也帝以舞工安叱奴爲散騎常侍綱諫曰周家均工樂胥不得預士伍雖復妙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衣齊高緯封

曹妙達爲王以安馬駒開府有國家者可爲鑒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賞未及徧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地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綱在東宮太子建成尤加禮嘗游溫湯綱疾不從有進魚者太子使膾之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膾鯉和鼎味公等善之若弼諧審諭固屬綱矣遣使賜絹二百匹後太子寔狎亡賴猜間朝廷綱頻諫不見聽遂乞骸骨帝罵曰卿爲潘仁長史而羞朕尚書邪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殘殺然每諫輒止爲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敢久爲尚書乎且臣事

東宮東宮又與臣忤是以上印綬帝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乃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上書太子曰綱老矣幸未就木備位保傅冀得効愚鄙日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爲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廷生恚間太子覽書不懌所爲益縱綱悒悒不自賴固請老優詔解尚書帝以綱隋名臣手敕未嘗名貞觀四年復爲少師以足疾賜步輿聽乘至閣問以政事詣東宮太子承乾爲拜每聽政必詔綱與房玄齡王珪侍坐嘗言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爲難綱以爲易故發言陳事毅然不可奪及疾帝遣玄齡至家存問明年卒年八

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太子爲立碑初齊王憲女
嫠居綱厚卹之及卒女被髮號哭如喪其親然綱在隋宦
不進筮之得鼎筮人曰君當爲卿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仕
不知退折足爲敗故綱雖顯於唐數稱疾辭位云孫安仁
安靜安仁永徽中爲太子左庶子太子中廢還卽寮屬奔
散獨安仁泣拜而去終恒州刺史安靜天授中爲右衛將
軍武氏革命羣臣皆勸進安靜獨無所請及收繫獄來俊
臣問狀安靜曰正以我唐舊臣殺之可也若詰其狀吾誰
欺俊臣誣殺之會昌中錄忠臣後訪子孫已絕乃贈安靜
太子少師自綱五世同居安仁安靜復以義列聞世稱李

氏不衰

李大亮京兆涇陽人祖琰爲魏度支尚書大亮有文武才
略隋末署龐玉行軍兵曹李密寇東都玉戰敗大亮被禽
賊將張弼異之就執百餘人皆死獨釋大亮引與語遂定
交高祖入關大亮自歸授土門令方歲飢境多盜賊大亮
招亡散撫貧瘡賣所乘馬稍稍資業之勸墾田歲大熟間
出擊盜所至輒平秦王行北境下書獎勞賜馬五乘帛五
十段頃之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營說豪帥
爲分別禍福賊衆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殺所乘馬與之食
至步而返帝聞之悅擢金州摠管府司馬王弘烈據襄陽

詔大亮安撫樊鄧因圖之進擊下十餘城遷安州刺史復使徇廣州至九江會輔公祐反以計禽其將張善安公祐方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固守大亮率兵擊走之遷越州都督貞觀初徙交州封武陽縣男召授太府卿復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絕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邪乃垂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今賜胡瓶一雖亡千鎰乃朕所自御又賜荀悅漢紀曰悅論議深博極爲政之體公宜繹味之時突厥亡帝遂欲懷四夷諸部降者人賜袍一領帛五匹首領拜將

軍中郎將列五品者羸百負又置降胡河南詔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使以綏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勒及七姓種落之未附者峙糧積口賑其飢大亮上言臣聞欲綏遠者必自近中國天下本根四夷猶枝葉也殘本根厚枝葉而曰求安未之有也屬者突厥傾國入朝陛下不即俘江淮變其俗而加賜物帛悉官之引處內地豈久安計哉今伊吾雖臣遠在荒鹵臣以爲諸稱藩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懷德永爲藩臣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內所謂行虛惠收實福河西積困夷狄州縣蕭條加因隋亂殘耗已甚臣愚願停招尉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晦此中國

利也帝納其計八年爲劔南道巡省大使會討吐谷渾爲
河東道行軍總管與李靖俱出北道涉青海觀河源與虜
遇蜀渾山大戰破之俘其名王獲雜畜數萬進爵爲公拜
右衛大將軍晉王爲皇太子詔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
尚書身三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
酣臥十八年幸洛陽詔副房玄齡居守玄齡稱有王陵周
勃節可倚大事俄寢疾帝親和藥驛賜之臨終表請罷遼
東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以關中爲意就橐歎曰吾聞
男子不死婦人手命屏左右言終卒年五十九將斂家無
珠玉爲含惟貯米五斛布三十端帝哭爲慟贈兵部尚書

秦州都督謚曰懿陪葬昭陵大亮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
內剛烈不可干非其義對天子爭是非無回撓至妻子未
始見墮容事兄嫂以禮聞位通顯居陋狹甚在越州寫書
數百卷及去留都督署初破公祐以功賜奴婢百口謂曰
而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錄而爲隸乎縱遣之
高祖聞咨美更賜俚婢二十後破吐谷渾復賜奴婢百五
十口悉以遺親戚葬宗族無後者三十餘柩資祿加馬嘗
以張弼脫其死及貴念有以報之時弼爲將作丞匿不見
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涂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
拒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張弼力也願悉臣官爵

授之帝爲遷弼中卽將代州都督世皆賢大亮能報而多
弼不自伐也歿後所育孤姓爲大亮行服如所親者十餘
人兄子道裕貞觀末爲將作匠有告張亮反者詔百官議
皆言亮當誅獨道裕謂反形未具帝怒不暇省斬之歲餘
刑部侍郎缺宰相屢進名不可帝曰朕得之矣是嘗議張
亮者朕時雖不從今尚悔之遂命道裕終大理卿大亮族
孫廻秀

廻秀字茂之及進士第又中英才傑出科調相州參軍事
累轉考功員外郎武后愛其 遷鳳閣舍人大足初檢校
夏官侍郎仍領選銓汰文武號稱職進同鳳閣鸞臺平章

事張易之兄弟貴驕因撓意謂媚士論頓減俄坐貶
州刺史易之誅貶衡州長史中宗卽位召授將作少監累
遷鴻臚卿脩文館學士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還拜兵部
尚書卒年五十贈侍中廻秀少聰悟多通賓客喜飲酒雖
多不亂當時稱其風流母少感妻嘗詈媵婢母聞不樂廻
秀卽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
留武后嘗遣內人候其母或迎置宮中後所居堂產芝草
大乳鄰猶中宗以爲孝感旌大門閭子齊損開元中以謀
逆誅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彊善簿最隋末

爲門下錄事納言蘇威黃門侍郎裴矩厚禮之爲越王侗
給事郎王世充謀篡胄說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
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擬伊周
以幸天下世充詭曰善俄脅九錫胄又切諫不納出爲鄭
州長史使與王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之引爲府士曹參
軍封武昌縣男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
直其人哉即日命胄長孫元忌被召下解佩刀入東上閣
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无忌贖胄
曰校尉與无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劑飲
食舟船雖誤皆死陛下錄无忌功原之可也若罰无忌

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爲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
德彝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校尉緣无忌以致罪法當輕
若皆誤不得獨死繇是與校尉皆免時選者盛集有詭資
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
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
以信卿賣獄邪胄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旣屬臣敢虧
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胄曰法者布大信
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旣知不
可而寘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爲陛下
惜之帝大感寢從其言胄犯顏據正數矣參處法意至折

秋豪隨類指擿言若泉涌帝益重之遷尚書左丞矜其貧特詔賜錢十萬會僕射蕭瑀免封德彝卒帝謂胄曰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卿宜副朕舉胄明敏長于操決無宿疑議者矣其振職謂武德以來殆無其輩復拜諫議大夫與魏徵更日供奉進民部尚書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胄由是檢校吏部尚書然好抑文雅獎法吏時以寡學為訾貞觀四年以本官參豫朝政進爵郡公帝將脩復洛陽宮胄上疏諫曰比關中河外置軍圍疆夫富室悉為兵九成之役又與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捐業籍軍者皆

戎仗課役者責糧齎竭皆經紀猶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濱河南北田正洿下年之有亡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則帑藏虛矣今宮殿足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憚而遽自生勞擾邪帝覽奏罷役胄所敷內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橐秘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胄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槩所激耳七年卒帝為舉哀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謚曰忠以第舍陋不容祭詔有司為立廟聘其女為道王妃房玄齡魏徵與胄善每至生平故處輒流涕胄無子以兄子至德為後

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閱十數年父子繼爲宰相世訖其榮高宗嘗爲飛曰書賜侍臣賜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郝處樂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玄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靖忠節贊皇猷皆見意於辭云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爲左人有所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爲表終不顯私恩由是當時多稱仁軌者號仁軌爲解事僕射嘗更日聽訟有姬詣省至德已收牒姬乃復取曰初以爲解事僕射今乃非是至德笑還之人伏其長者或以問至德答曰慶賞刑罰人主之柄爲臣豈得與人主爭也帝知歎美之儀鳳四年卒詔百官哭其第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謚曰恭

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初爲蕭銑黃門侍郎南略地嶺表下五十城未還而銑敗遂以城白歸授南康州都督府長史貞觀七年擢給事中封清苑縣男轉治書侍御史於時尚書省詔敕稽壅按成復下彌年不能決洎言尚書萬機本貞觀初未有令僕職併務繁左丞戴胄右丞魏徵應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虔肅不敢懈比者勳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本欲自彊先懼讒謗故郎中嘿奪惟事咨稟尚書依違不得專裁管轄玩弛綱紀不振今宜精選左右丞兩司郎中使皆得人非惟救曠滯之弊固當矯拂趨

競也未幾拜尚書右丞洎健於職於是尚書復治如徵時累加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攝黃門侍郎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究藏否洎諫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遼絕勢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思自彊不可得已陛下降慈旨假柔顏虚心聽納猶恐羣臣惴縮不敢進况以神機天辯飾辭援古而進其議哉夫天以無言為尊聖以不言為德皆弗欲煩也且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為弊且今之雍平陛下力行所至耳欲求長久匪由辨博但當忘愛憎慎取捨若貞觀初可矣乎詔答曰非慮無以

臨下非言無以述慮雖然驕人輕物恐由推論致之若形神心氣不為勞也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在焉弗勤于始將悔于末故鼂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計務知禮教今太子孝友仁愛挺自天姿然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陛下多才多藝尚垂精厲志以博異聞而太子優游坐棄白日陛下每退朝引見羣臣訪以今古咨以得失而太子處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臣所未諭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間者太子一入侍逾旬不出師傳寮家具貪而已非所謂愛之也臣愚以為授以良書娛以佳賓使耳所

未聞睹所未見儲德愈光羣生之福也帝於是敕洎與岑
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宮帝嘗怒苑西監穆裕有詔斬朝堂
皇太子驟諫帝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亡劉洎岑
文本馬周褚遂良繼之兒在吾膝前見朕悅諫熟矣故有
今日言也誠習以性成哉稍遷侍中帝忽謂羣臣曰朕今
欲聞已過卿等爲朕言之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同辭對
曰陛下以盛德致太平臣等愚不見其過洎曰然頃上書
有不稱旨或面窮詰無不羞汗恐非所以進言者路帝曰
卿言善朕能改之及征遼東詔兼太子左庶子檢校長
尚書輔皇太子監國帝曰以卿輔太子社稷安危在焉宜

識朕意洎曰願無憂卽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怪其
語謬戒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果恐
以此敗洎與褚遂良不相中帝還不豫洎與馬周入候出
見遂良泣曰上體患癰殊可懼遂良卽誣奏洎曰國家不
足慮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異者誅之帝愈召洎
問狀洎引馬周爲左遂良執不已帝惑之乃賜死方死時
索筆牘欲自言有司不敢與帝後知之有司皆得罪顯慶
中其子弘業詣闕訴遂良誣死狀李同府右之高宗問近
臣給事中樂彥瑋曰辨之是暴先帝過刑事寢文明初詔
復官爵彥瑋字德珪長安人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

西臺三品數月罷爲大司憲卒贈齊州都督贊曰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性剛疏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掩其衆爲媚忌所乘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於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於上况其下哉古人以言爲戒可不慎歟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擢制舉調管州錄事參軍陳叔達薦仁師才任史官遷右武衛錄事參軍與脩梁魏史貞觀初改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纍係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爲具食飲湯瀋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它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

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爭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仁恕故諺稱殺人則足亦皆有愷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遷度支郎中嘗口陳移用費數千名太宗怪之詔黃門侍郎杜正倫持簿使仁師對唱無一謬帝竒之時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抵孔鄭舊學請遂廢詔諸儒大議博士以下不能詰河間王孝恭請與孔鄭並行仁師以玄度不經條不合大義者奏之玄度報罷遷給事中時有司以律反逆者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詔八坐議咸言漢魏晉謀反夷三族

都察院補刊
請改從死仁師曰父子天屬足累其心此而不卹何愛兄弟房玄齡曰祖有蔭孫義則孫祖親重而兄弟屬輕今應重者流而輕者死非用刑意遂不改後密請魏王為太子失帝旨左遷鴻臚少卿稍進民部侍郎及征遼東副韋挺知海運又別知河南漕事仁師以漕路回遠恐所輸不時至以便宜發近海租賦餉軍坐運卒亡命不以聞除名帝還至中山起為中書舍人檢校刑部侍郎幸翠微宮上清暑賦以諷帝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被遇尤渥中書令褚遂良忌之會有伏閣訴者仁師不時上帝大怒流連州永徽初授簡州刺史卒子挹挹

子湜

湜字澄瀾少以文詞稱第進士擢累左補闕稍遷考功員外郎時桓彥範等當國畏武三思甚構引湜使陰約其姦中宗稍疏功臣三思日益寵湜反以彥範等計告三思驟遷中書舍人彥範等被徙又說三思速殺之以絕人望三思問誰可使者乃進其外兄周利貞利貞往彥範等皆死擢利貞御史中丞湜附託昭容上官氏數與宣淫於外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而挹為禮部侍郎武德以來父子同為侍郎惟挹湜云俄拜中書侍郎檢校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典選納賂遺銓品無序為御史李

尚隱劾奏貶江州司馬上官與安樂公主從中申護之改襄州刺史未幾入爲尚書左丞韋氏稱制復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出爲華州刺史俄除太子詹事初湜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鑿山出石門抵北藍田可通輓道中宗以湜充使開大昌關役徒數萬死者十五禁舊道不得行而新道爲夏潦奔衝數摧壓不通至是論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景雲中太平公主引爲同中書門下三品進拜中書令時挹以吏部尚書得謙而性貪數爲人請託以干湜湜多不從由是父子相失玄宗在東宮數至其第申款密湜陰附王侍人危之爲寒毛門下

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悛帝將誅蕭至忠等及湜示腹心弟澄諫曰上有所問慎無隱湜不從及見對問失旨至忠等誅湜徙嶺外時雍州長史李晉亦坐誅歎曰此本湜謀今我死而湜生何也又宮人元稱嘗與湜謀進醜於帝追及荊州賜死年四十三初在襄州與譙王數相問遺王敗湜當死賴劉幽求張說護免及爲宰相陷幽求崩表密諷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之不克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猜毒論險殆天性雖蠢虺不若也與弟液澄從元泣並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自比東晉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

默然受制於人哉故進趣不已至於敗湜執政時年三十
八嘗暮出端門緩帶諷詩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
其年不可及也

液字潤甫尤工五言詩湜歎因字呼曰海子我家龜龍也
官至殿中侍御史坐湜當流亡命郢州作幽征賦以見意
詞甚典麗遇赦還卒子論有吏幹乾元中爲州刺史以治
行稱大曆末遷同州刺史爲黜陟使吏何所按議者不直
何故復用爲衢州刺史德宗以舊族耆年擢大理卿卒
澄本名滌玄宗改焉帝在藩與同理居出潞州賓友餞者
國門而澄獨從至華及即位寵昵甚湜旣誅帝仍念之

用爲祕書監開元二年欲贈其父挹吏部尚書宰相持不
可遂用四品禮葬贈和州刺史澄侍左右與諸王不讓席
坐性滑稽善辯帝恐漏禁中語以慎密字親畧笏端累遷
金紫光祿大夫封安喜縣子卒贈兗州刺史

二李戴劉崔列傳第二十四

二李煥隱崖石轉集二十四

金紫

坐封爵晉善辯帝悲感祭

石遂用四品甄義韻味既博

用為錄書溫開云二平始觀其父賦吏

陳楊封裴宇文鄭權閣蔣早姜張列傳第二十五唐書二百

宋 祁 奉 敕 撰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子也少封義陽王歷丹楊尹都官

尚書入隋久不試大業中授內史舍人出為絳郡通守高

祖西師以郡聽命授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與溫大雅

同筦機祕方禪代時書冊詔詔皆其筆也武德初授黃門

侍郎判納言封江國公叔達明辯善為容每占奏措紳屬

目江左士客長安或泊振多為諸朝嘗賜食得蒲葷不舉

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

有母遺乎因賜之又資物百段貞觀初與蕭瑀爭殿中坐

忿許不恭免官未幾居母憂父有疾太宗憂之遣使禁邪
弔者喪除爲遂州都督病不拜頃之擢禮部尚書始太子
建成等閱間太宗帝惑之極達極意救辯至是謂曰武德
內難卿有讜言故以此報叔達謝曰豈獨爲陛下乃社稷
計耳後閔薄汗慢爲有露勃帝以名臣爲護掩投散秩
歸第卒諡曰繆久之贈工部尚書更諡曰忠

楊恭仁隋觀王雄子也仁壽中累遷甘州刺史臨事不苛
細微人安之文帝謂雄曰匪特朕得人乃卿善教子矣大
業初轉吏部侍郎楊素叛詔率兵經略與玄感戰破陵
敗之遂與屈突通相獲也召見曰比聞與賊戰尤力

向但知卿奉法而乃勇決如此朕用自愧蘇威曰仁者必
有勇殆謂此邪時威及宇文述裴蘊裴矩參掌選事皆受
賂不法恭仁素廉正故惡之出爲河南道大使使捕寇賊
至譙郡爲朱粲所敗奔江都宇文化及執逆等吏部尚書
爲化及守魏縣元寶藏執送京師高祖素知之授黃門侍
郎封觀國公尋爲涼州總管恭仁又乘邊習種落情僞悉
心綏慰由葱嶺以東皆奉貢贄就加納言突厥頡利率衆
數萬獵其境恭仁應機設拒張疑屯虛幟示之頡利懼而
走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叛朝廷未即討恭仁募趨盩倍道
進賊不虞其來遂克二城縱所俘還之衆感悅遂相與縛

行威降召拜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檢校涼州諸軍事遷左
衛大將軍武德末拜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遷洛州
都督太宗勞謂曰洛陽要重朕子弟不爲少恐非所任故
以委公恭仁性冲厚以禮自閑衛未嘗與物忤時人方漢
石慶既貴不以勢尚人故譽望益重病乞骸骨詔以特進
歸第卒贈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孝子思訓襲爵顯慶
中歷右屯衛將軍從高宗幸并州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
夜邀思訓與謀亂思訓不敢對寶節懼毒酒以進思訓死
妻訴之流寶節嶺表至龍門追斬之乃詔以寘毒人
其法思訓孫詹爲高長寧公主豫誅張易之

戶神龍中爲祕書監貶絳州別駕

師道字景猷恭仁弟清警言有才思客洛陽爲王世克所拘
間歸高祖授上儀同爲備身左右尚桂陽公主除吏部侍郎
改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貞觀十年拜侍中參預朝政親
遇隆渥性周謹未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餘
風或庶幾云太宗數訪群臣才行師道雖有所推進而乏
甄品久之遷中書令太子承乾得罪詔與長孫無忌等雜
治其獄師道妻異姓子趙節與承乾通謀乃微諷帝欲活
之帝怒罷爲吏部尚書師道起貴冒四海人物非所練悉
至銓署專抑勢貴親黨以遠嫌用人多違其才不爲時所

稱帝亦曰師道資性純淑自應無過而實怯懦罕更事緩急不得其力從征高麗攝中書令軍還頗不職改工部尚書復爲太常卿師道善草隸工詩每與有名士燕集歌詠自適帝見其詩爲槩諷嗟賞後賜宴帝曰聞公每酣賞捉筆賦詩如宿構者試爲朕爲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一坐嗟伏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謚曰懿陪葬昭陵詔爲立碑子豫之尚巢王元吉女壽春縣主居母喪與永嘉公主亂爲主婚竇奉節所殺

執柔恭仁從孫歷地官尚書武后母卽恭仁叔父達之女及臨朝武承嗣攸寧相繼用事后曰要欲我家及外氏常

一人爲宰相乃以執柔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卒弟執一亦以誅張易之功封河東郡公累官右金吾衛大將軍始雄在隋以同姓貴自武德後恭仁兄弟名位益盛又以武后外家尊寵凡尚主者二人女爲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以上者二十餘人

封倫字德彝以字顯觀州蓆人祖隆北齊太子太保倫年方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略過人當自致卿相隋開皇末江南亂內史令楊素討之署倫行軍記室泊海上素召計事倫隊水免易衣以見訖不言久乃素知問故謝曰私事也所不敢白素異其爲以從妹妻之素營仁壽宮表爲土

工監規構鴻侈宮成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爲吾措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毋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宮邪因大悅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曰吾不及也素負才勢多所凌藉惟於倫降禮賞接或與論天下事衮衮不勸每撫其牀曰封郎終當據此薦之帝擢內史舍人虞世基得幸煬帝然不悉吏事處可失宜倫陰爲裁畫內以諂承主意百官章奏若忤旨則寢不聞外以峻文繩天下有功當賞輒抑不行由是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矣宇文化及

亂持帝出宮使倫數帝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是倫羞縮化及署爲內史令從至聊城知化及敗乃結士及得出護餉道化及死遂與士及來降高祖知其諧附逆黨方切讓使就舍論以祕策于帝帝悅更拜內史舍人遷侍郎兼內史令秦王討王世克命論參謀軍事時兵久不決帝欲班師王道倫西見帝曰賊地雖多羈縻不相使所用命者洛陽爾計窮力屈死在日暮今解而西則賊勢磐結後難以圖帝納之賊平帝請侍臣曰如議東討時多沮解者唯秦王謂必克倫贊其行雖張華叶策晉武亦何以加於是封平原縣公判天策府司馬初竇建德援洛陽將趨党牢倫

與蕭瑀諫不可坐是入賀王笑曰不用公言今日幸而捷
豈智者于慮或有失乎倫謝素不及頃之突厥寇太原且
遣使和親帝問計群臣咸請許之可紓戰論曰不然彼有
輕中國心謂我不能戰若乘其怠擊之勢必勝勝而後和
威德兩全今雖不戰後必復來臣以爲擊之便詔可尋檢
校吏部尚書進封趙國公徙密國太宗立拜尚書右僕射
實封六百戶始倫之歸蕭瑀數薦之及是瑀爲左僕射每
議事倫初堅定至帝前輒變易由是有隙貞觀元年遘疾
臥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尚輦送還第卒年六十贈司空謚
曰明倫資險佞內挾數利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謹

居處衣服陋素而交官府賄贈狼籍然善矯飾居之自如
人莫能探其膺肺隱刺之亂數進忠策太宗以爲誠橫賜
累萬又密言於高祖曰秦王恃功頡頏太子下若不蚤立
則亟圖之情白太子曰爲四海不顧其親乞羨者謂何及
高祖議廢立倫固諫止當時語祕無知者卒後事寢聞十
七年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姦狀帝下其議百官民部尚
書唐倫等議倫寵極生前而罪暴身後所歷官不可盡奪
請還贈改謚以懲儉壬有詔奪司空削食封改謚爲繆子
言道尚淮南長公主官至宋州刺史

裴矩字弘太絳州聞喜人父訥之爲齊太子舍人矩在乳

而孤及長好學有文藻智數再補高平王文學齊亡不得
調隋高祖爲定州摠管召補記室以母憂去職高祖已受
禪遷給事節奏舍人事帝伐陳爲元帥記室江左平詔矩
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等亂道不通帝難其遣矩請速
進許之次南康得兵數千人是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
別將圍東衡州矩與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壁屯大庾嶺
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之圍據愿長嶺又擊破之斬
其帥自南海趣廣州仲宣懼潰去綏集二十餘州承制署
渠帥爲刺史縣令還報帝大悅詔升殿勞苦之拜開府爵
聞喜縣公賜資異等遷累內史侍郎時突厥疆盛都藍與

突利構難屢犯塞詔太平公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出定襄
道以矩爲長史破達頭可汗而萬歲誅矩功不見錄還爲
尚書左丞遷吏部侍郎名稱職煬帝時西域諸國悉至張
掖交市帝令矩護視矩知帝勤遠略乃訪諸商胡國俗山
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篇合四十四國凡裂三道北道起
伊吾徑蒲類鐵勒突厥可汗廷亂北流河至拂菻中道起
高昌焉耆龜茲疏勒踰葱嶺鏖汗蘇對沙那康曹何大小
安穆諸國至波斯南道起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亦度
葱嶺涉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皆竟西
海諸國亦自有空道交通旣還奏之帝引內矩問西方事

唐及傳三三
矩盛言胡多瓌怪名寶俗土著易并吞帝由是甘心四夷
委矩經略再遷黃門侍郎參豫朝政大業三年帝有事恒
山西方來助祭者十餘國矩遣人說高昌伊吾等陷以厚
利使入朝帝西巡燕支山高昌等二十七國謁道左皆使
佩金玉服錦罽奏樂歌舞令士女盛飾縱觀亘數十里示
中國疆富後遂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遣兵出戍歲委輸
巨億萬計帝謂矩有緩懷略擢銀青光祿大夫帝在東都
矩以蠻夷朝貢踵至諷帝悉召天下奇倡怪伎大陳端門
前曳錦縠珥金珮者十餘萬詔百官都人列繪樓慢閣夾
道被服光麗屢邸皆供帳池酒林池譯長縱蠻夷與民貨

易在所令邀飲食相娛樂蠻夷嗟咨謂中國爲仙晨帝所
天子以爲誠謂宇文述牛弘曰矩所建白皆朕之志要未發
矩輒先聞非悉心奉國疇能是邪又助城伊吾脅處羅入
朝帝益喜賜貂裘西胡珍噐從帝巡塞北幸啓民帳時高
麗遣使先在突厥啓民引見帝矩因奏言高麗本孤竹國
周以封箕子漢分三郡今乃不臣先帝疾之欲討久矣方
陛下時安得不事今其使朝突厥及見啓民舉國臣服脅
令入朝可致也請面詔其使令歸語王有如旅拒方率突
厥誅之帝納言高麗不聽命征遼自此始王師再臨遼皆
從以勞加右光祿大夫時綱紀汨振宇文述虞世基用事

官以賄遷唯矩挺節無穢聲世頗稱之矩以始畢可并衆漸盛建請以宗女嫁叱吉設建爲南面可汗分其勢叱吉不敢受始畢聞之稍怨望矩又言突厥淳陋易離間但內多羣胡教導之臣聞史蜀胡悉尤有謀幸於始畢請殺之帝曰善矩因詭計召胡受賜斬馬邑下報始畢曰史蜀胡悉皆可汗我所共惡今旣誅之始畢知狀由是不朝後帝北巡始畢率騎十萬圍帝鴈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待顧問圍解從幸江都宮時盜賊蜂結郡縣上奏不可計矩言于帝帝怒遣詣京師以疾解俄而高祖入關帝令虞世基問方略矩曰唯願陛下亟西天下定矣矩性勤謹未嘗

忤物見天下方亂其待遇士尤厚雖厮役皆得其歡是時衛兵數逃去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乘輿淹狩已二年諸驍果皆無家人無匹合則不久安臣請皆聽納室帝笑曰公定多智因詔矩盡詔江都女子孀家恣將士所欲即配之人情翕然相悅曰裴公惠也宇文化及亂衆劫矩賊皆曰裴黃門無豫也旣而衆以秦王子浩爲帝詔矩爲侍內隨而北化及僭位署矩尚書右僕射爲河北道安撫大使又爲竇建德所獲建德以矩隋舊臣遇之厚建德起群盜非有君臣制度矩爲略制朝儀不閱月憲章擬王者建德尊禮之建德敗來朝擢殿中侍御史爵安邑縣公累遷太

子詹事檢校侍中時突厥數盜邊高祖遣使約西突厥連和突厥因請婚帝曰彼勢與我絕緩急不爲用柰何矩曰然北虜方熾歲苦邊若權順許以示外援須我完實更議之帝然其計隱太子敗餘黨保宮城不解秦王遣矩諭之乃聽命遷民部尚書太宗即位疾貪吏欲痛懲又之乃間遣人遺諸曹一史受饋縑帝怒詔殺之矩曰吏受賕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給之因即行法所謂罔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誼帝悅爲群臣言之曰矩遂能廷爭不面從物物若此天下有不治哉年八十精明不忘多識故事見重于貞觀元年卒贈絳州刺史謚曰敬

乎交士及字仁人京兆長安人父述爲隋右衛大將軍開皇末以述勲封新城縣公文帝引入卧內與語奇之詔尚煬帝女南陽公主爲尚輦奉御從幸江都以父喪免起爲鴻臚少卿其兄化及謀弒逆以主壻忌之弗告已弒帝乃封蜀王初士及爲奉御而高祖任殿中少監雅自歎結及從化及至黎陽帝手書召之士及亦遣家童間道走長安通諄勤且獻金環帝悅曰我嘗與士及共事今以此獻是將來矣化反兵日蹙士及勸歸命不從乃與封倫詭求督饜俄而化及敗於是濟北豪傑謀起齊兵擊竇建德以收河北觀形勢士及不納與倫等自歸帝讓之曰沒兄弟率

思歸之人爲人關計爾時得我父子尚肯相猥乎今欲何地自處士及謝曰臣罪當死但臣往在涿郡嘗與陛下夜論世事頃又奉所獻異以此贖罪帝笑謂裴寂曰彼與我論天下事逮今六七年公等皆在其後時士及女弟爲昭儀有寵由是見親禮授上儀同從秦王平宋金剛錄功復隋舊封以宗室女妻之遷王府驃騎將軍從討王世充等進爵郢國公武德八年權檢校侍中兼太子詹事王即位拜中書合真食益州七百戶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時突厥數入寇士及欲立威以鎮耀邊鄙每出入盛陳兵衛又痛折節下士或告兵反訊無狀召爲殿中監以疾改蒲州

刺史政尚寬簡人皆宜之擢右衛大將軍太宗延入閣語或至夜分出遇休沐往往馳召士及益自謹其妻嘗問向遽召何所事士及卒不對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又嘗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陽若不省徐啗之其機悟率類此後以雅舊別封一子新城縣公久之復爲殿中監卒贈左衛大將軍涼州都督陪葬昭陵上及撫幼弟孤兄子以友睦稱好周卹親戚故人然過自奉養服玩食飲必極豐

唐書卷之三十一
十一
侈有司謚曰恭黃門侍郎劉洎曰士及居家侈肆不可謂
恭乃改曰縱

贊曰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惟姦
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妖禽孽狐當晝則伏自如得夜
乃爲之祥若倫僞行匿情死乃暴聞免兩觀之誅幸矣太
宗知士及之佞爲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
惑於佞難哉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祖在魏爲顯家父誠周大將軍開封
縣公討尉遲迥戰死善果方九歲以死事子襲爵家人爲
其幼弗告也及受詔號泣不自勝隋開皇初進封武德郡

公年十四爲沂州刺史累轉魯郡太守善果母崔賢明曉
政治嘗坐閭內聽善果處決或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
牀下責媿之故善果所至有績號清吏嘗與武威太守樊
子蓋考爲天下第一煬帝賜物千段黃金百兩再遷大理
卿突厥圍帝鴈門以守禦功拜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宇
文化及弒逆署民部尚書從至遼城淮安王神通攻之善
果督戰中流矢神通解俄爲竇建德所獲王琮讓之曰公
隋大臣自尊夫人亡名稱衰今以忠臣子爲逆賊徇命至
傷夷謂何善果慙欲自殺或止之得不死建德不之禮乃
歸神通送京師擢太子左庶子更封滎陽郡公數爲太子

陳得失未幾檢校大理卿兼民部尚書奉法持正風績顯
公卿間詔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若侍得升殿而從父兄
元壽亦與時以爲榮坐事免會山東平持節爲招撫大使
以選舉失實除名後歷刑部尚書貞觀初出爲岐州刺史
以累去復拜江州刺史卒

元壽字德芳隋沛國公譯之子性察慧愛尚文藝以父功
拜儀同襲爵累遷右衛將軍更封莘國公大業末出爲文
城郡守高祖兵興遣將張綸西略地攻扶其城係致軍門
釋之授太常卿與襄武王琛使突厥還爲參旗將軍元壽
習軍旅事帝令教諸屯軍法劉武周將宋金剛與突厥處

羅可汗掎角寇汾晉詔元壽諭罷可汗兵不聽乃進爲武
周援會暴疾其不意元壽寘毒囚之處羅死頡利立留帳
中數年帝旣許可汗婚元壽始得還帝勞曰卿不辱於虜
可輩蘇武張騫矣拜鴻臚卿母喪免會突厥提精騎數十
萬身自將攻太原詔即苦次起元壽持節往勞旣至虜以
不信咎中國元壽隨語折讓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
愧服因好謂頡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
臣而使兩不爲用而相攻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
所部可汗一不得豈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弊一歸可汗
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爲兄弟使駟御箠於道今坐受其利

不肯乃茂德貽怨自取勞苦若何頡利當其言引還太宗
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
賜於公哉貞觀三年復使突厥還言夷狄以馬羊准盛衰
今突厥六畜不蕃人色若菜牙內飲粟化爲血不三年必
亡無幾突厥果敗後轉左武侯大將軍坐事免起爲宜州
刺史以老致仕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元璿幹敏所至常
有譽五聘絕域爲不脫終不自爲解然譯事後母不謹隋
文帝嘗賜孝經愧勗之至元璿亦不以孝聞士醜其行從
孫杲知名武后世終天官侍郎

權萬紀其先出天水後徙京兆爲萬年人父琢玠隋匡州

刺史以慤愿聞萬紀悻直廉約自潮州刺史擢治書侍御
史尚書右僕射房玄齡侍中王珪掌內外官考萬紀劾其
不平太宗按狀珪不伏魏徵奏言房玄齡等皆大臣所考
有私萬紀在考堂無訂正今而彈發非誠心爲國者帝乃
置之然以爲不阿貴近繇是獎禮萬紀又建言宇文智及
受隋恩賊殺其君萬世共棄今其子乃任千牛請斥屏以
懲不軌帝從之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旣以言得進頗掉
罄自肆衆情慄慄徵奏萬紀等闇大體詆訐彈射皆不實
陛下收其一切遂敢附下罔上釣疆直名迷奪聖明以小
謀大羣下離心如玄齡等且不得申况踈賤之臣哉帝寤

徙萬紀散騎常侍而免仁發數年復召萬紀爲侍書御史
即奏言宣饒部中可鑿山冶銀歲取數百萬帝讓曰天子
所乏嘉謀善政有益於下者公不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
欲方我漢桓靈邪斥使還第久之由御史中丞進尚書左
丞出爲西韓州刺史徙吳王長史王畏其直善遇之齊王
祐不奉法帝素竒萬紀能左右吳王者乃徙爲祐長史祐
暱比羣小萬紀驟諫不入即條過失以聞帝遣劉德威按
問因詔祐入朝祐恐與所嬖燕弘亮謀殺之而萬紀先引
道祐遣弘亮馳殺騎追擊斬首殊支體投園中又殺典軍
常文振文振本以校尉從帝征伐以質謹自將帝使事

典廐馬切諫不納輒見萬紀道之故祐內嘗忿疾萬紀死
文振懼馳去追騎獲之祐平贈萬紀齊州都督武都郡公
食二千戶諡曰敢文振左武衛將軍襄陽縣公食千戶萬
紀子玄初高宗時兵部侍郎

懷恩萬紀族孫祖弘壽爲隋臨汾司倉書佐高祖平京師
擢太僕卿盧國公卒諡曰恭故懷恩以蔭累遷尚乘奉御
襲爵馭人安畢羅爲高宗所寵見帝戲慢不恭懷恩奏事
適見之退杖四十帝嗟賞曰良吏也擢萬年領賞罰明見
惡輒取將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其姿狀沈毅每
盛服妻子不敢仰視更慶萊衛邢宋五州刺史洛州長史

所居威名赫然吏重足立嘗過汴州時刺史楊德幹亦以
嚴稱與懷恩名相埒汴橋新成立木中途止過車者懷恩
適過之示德幹曰民不可止邪焉用此德幹慙服遷益州
大都督府長史卒從子楚璧爲左領軍衛兵曹參軍玄宗
在東都楚璧乃與李迥秀子齊損陳倉尉盧玠左屯營長
上折衝周履濟等謀反以兄子梁山詐爲襄王子號光帝
擁營兵百餘夜入宮城欲劫留守王志愔不克遲明兵斬
楚璧等傳首東都籍其家

閻讓字立德以字行京兆萬年人父毗爲隋殿內小監本
以工藝進故立德與弟立本皆機巧有思武德初爲秦王

府士曹參軍從平東都遷尚衣奉御制袞冕六服腰輿傘
扇咸有典法貞觀初歷將作少匠大安縣男護治獻陵拜
大匠文德皇后崩攝司空營昭陵坐弛職免起爲博州刺
史太宗幸洛陽詔立德按爽塏建離宮清暑乃度地汝州
西山控汝水睨廣成澤號襄城宮役凡百餘萬宮成煩燠
不可居帝廢之以賜百姓坐免官未幾復爲大匠即洪州
造浮海大航五百艘遂從征遼攝殿中監規築土山破安
市城師還至遼澤亘二百里淖不可通立德築道爲橋梁
無留行帝悅賜予良厚又營翠微玉華二宮擢工部尚書
帝崩復攝司空典陵事以勞進爵大安縣公永徽五年高

宗幸萬年宮留守京師領徒四萬治京城卒贈吏部尚書
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康

立本顯慶中以將作大匠代立德爲工部尚書總章元年
以司平太常伯拜右相博陵縣男初太宗與侍臣泛舟春
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立本侔狀
閣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爲王爵郎中俯伏池左研
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
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厮役等若曹慎毋習然性所好
雖被訾屈亦不能罷也旣輔政但以應務俗材無宰相器
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致

譽丹青之朝咸亨元年官復舊名改中書令卒諡曰文貞
立德孫知微曾孫用之知微聖歷初爲豹韜衛將軍武后
時突厥默啜請和親后遣知微攝春官尚書持金帛護送
武延秀聘其女默啜怒非天子子囚延秀挾知微入寇趙
定尊之如可汗以示華人自河以北蕭然朝廷以知微賣
國夷其族知微不知逃還武后業已然乃曰惡臣疾子賜
百官甘心焉於是骨斷鬻分非要職者不能得子則先以
武三思壻免死玄宗在藩時以善割豕寵開元中有司奏
擬供奉姚元崇以爲則先刑戮家又逆人姻屬不可留京
師詔曰朕在外日嘗驅使宣令供奉用之初爲彭州參軍

嘗攝錄事一日糾愆謬不法數十事太守以爲材後舉遺事舍人累遷右衛郎將知引駕仗金吾將軍李質升殿不解刀呵郤之請按以法左右震悚始有司以三衛執扇登殿用之奏三衛皆趨悍不宜升陞邇御坐請以宦者代遂爲故事天寶中女爲義王玼妃終左金吾將軍

蔣儼常州義興人擢明經第爲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伐高麗募爲使者人皆憚行儼奮曰以天子雄武四夷畏威蕞爾國敢圖王人有如不幸固吾死所也遂請行爲莫離支所囚以兵脅之不屈內窟室中高麗平乃得歸帝竒其節授朝散大夫爲幽州司馬劉祥道以巡察使到部表

最狀擢會州刺史再遷殿中少監數陳時政病利高宗輒優納進蒲州刺史戶產充夥訴犴積年不平前刺史踵以罪去儼至發隱禁姦號良二千石永隆二年以老致仕未幾復召爲太僕卿以父諱辭官徙太子右衛副率中宗在東宮儼數爭過失不見用自以摠調護不應諫於是田游巖興處士爲洗馬太子所尊禮儼詒書責之曰太子年鼎盛聖道有所未盡足下受調護之寄居責言之地唯唯悠悠不出一談向使不食王粟僕何敢議今祿及親矣尚何酬塞游巖愧不能荅儼尋徙右衛大將軍封義興縣子以太子詹事致仕卒年七十八中宗立以舊恩贈禮部尚書

韋弘機京兆萬年人祖元禮隋浙州刺史弘機仕貞觀時
爲左千牛曹參軍使西突厥冊拜同俄設爲可汗會石
國叛道梗三年不得歸裂裾錄所過諸國風俗物產爲西
征記北還太宗問外國事即上其書帝大悅擢朝散大夫
累遷殿中監顯慶中爲檀州刺史以邊人陋僻不知文儒
貴乃脩學官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像自爲贊敦勸
生徒繇是大化契苾何力討高麗次樂水會暴漲師留三
日弘機輸給資糧軍無飢高宗善之擢司農少卿主東都
營田苑宦者犯法杖乃奏帝嗟賞賜絹五十匹曰後有犯
治之母奏遷司農卿太子弘薨詔蒲州刺史李沖寂治陵

成而玄堂阨不容終且將更爲之役者過期不遣衆怨夜
燒營去帝詔弘機嗣作弘機令開隧左右爲四便房樽制
禮物裁工程不多改作如期而辦帝嘗言兩都我東西宅
然因隋官室日仆不完朕將更作柰財用何弘機即言臣
任司農十年省惜常費積二十萬緡以治官室可不勞而
成帝大悅詔兼將作少府二官督營繕初作宿羽高山等
宮徙洛中橋於長夏門廢利涉橋人便之天子乃登洛北
絕岍延眺良久嘆其美詔即其地營宮所謂上陽者尚書
左僕射劉仁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古天子陂池臺榭皆
深宮複禁不欲百姓見之恐傷其心而今列岸諺廊巨王

城外豈愛君哉弘機猥曰天下有道百官奉職任輔弼者則思獻替事我乃府藏臣守官而已仁傑非之俄坐家人犯盜劾免官初東都方士朱欽遂為武后所寵姦賊狼藉弘機白欽遂假中官驅策依倚形勢虧紊皇明為禍亂之漸帝遣中使慰諭敕毋漏言遂欽遂于邊后恨之永淳中帝幸東都至芳桂宮召弘機使白衣檢校園苑將復任之為后掎而止終檢校司農少卿事孫岳子景駿景駿別傳岳子武后時為汝州司馬以辨治稱召授尚舍奉御入見后賞其能曰卿家事朕悉知之因問舊故至家人皆不忘出為太原今以不習武固辭忤旨下遷宋州長史歷廬海

等州刺史皆著風迹恩嚴兩施睿宗立召為殿中少監恩遇尤異竇懷貞等誅而岳子舊與經過為姜皎所劾貶渠州別駕起授陝州刺史卒孫臯別有傳

姜師度魏州魏人擢明經調丹陵尉龍岡今有清白稱神龍初試為易州刺史河北道巡察兼支度營田使好興作始廝溝於薊門以限奚契丹循魏武帝故迹並海鑿平虜渠以通餉路罷海運省功多遷司農卿出為陝州刺史太原倉水陸運所湊轉屬諸河師度使依高為廕而注米于舟以故人不勞拜太子詹事玄宗徙營州治柳城拜營田支度脩築使進為河中尹安邑鹽池涸廢師度大發卒洫

引其流置鹽屯公利收利不貲徙同州刺史又派洛灌朝
邑河西二縣闕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爲上田置
十餘屯帝幸長春宮嘉其功下詔褒美加金紫光祿大夫
賜帛三百匹進將作大匠在拾遺劉彤建權天下鹽羨利
內之官免貧民賦詔戶部侍郎強循與師度並假御史中
丞會諸道按察使議所以權之之法俄爲議者沮閣不行
卒年七十餘師度喜渠漕所至繇役紛紜不能皆便然所
就必爲後世利是時太史令傅孝忠以知星顯時爲語曰
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嘲所嗜也

強循字季先鳳州人仕累雍州司士父重華原無泉入畜

多賜死循教人渠水以浸田一方利之號強公渠詔
甚厚歷大理少卿太子右庶子爲政辦給不爲威嚴遇人
盡信不疑然當時恨其少文云

張知謩字匪躬幽州方城人徙家岐兄弟五人知玄知晦
知泰知默皆明經高第曉吏治清介有守公卿爭爲引重
調露時知謩監察御史裏行知默左臺侍御史知謩歷十
一州刺史所蒞有威嚴武后降璽書存問萬歲通天中自
德州刺史入計后竒其貌詔工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謂
之兩絕又門皆列戟白雀巢其廷后數寵賜知泰歷益州
長史中臺左丞兵部侍郎封陳留縣公中宗在房州禁察

苛嚴知謩與董玄質崔敬嗣繼爲刺史供億保戴不少苑
帝復位拜知謩左衛將軍加雲麾將軍封范陽郡公知泰
御史臺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漁陽郡公伯仲華首同
貴時以爲榮知泰忤武三思故出爲并州刺史天兵軍使
終魏州刺史謩曰定知謩歷東都副留守左右羽林大將
軍同華州刺史大理卿致仕年八十開元時卒知謩敏且
亮惡請謁求進士或不才肩位視之若仇每敕子孫經不
明不得舉家法可稱云武后革命知泰奏置東都諸關十
七所譏斂出入百姓驚駭樵米踊貴卒罷不用議者羞薄
之知默與監察御史王守慎來俊臣周興掌詔獄數陷大
臣守慎雖其甥惡鞠引之暴不得去請度爲淳屠后許之
而知默卒陷酷史子孫禁錮爲張氏羞知玄子景昇知泰
子景佚開元中皆顯官

列傳第二十五

蕭瑀列傳第二十六

唐書一百一

宋 祁 奉 敕 撰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九歲封新安王國除以女兄
為隋晉王妃故入長安瑀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鄙遠浮
華嘗以劉孝標辯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為入稟
天地而生而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一於命非
先生所以教人者通儒柳顧言諸葛穎嘆曰是足鍼孝標
膏肓矣晉王為太子授右千牛郎帝位妃為后而瑀寔親
寵頻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感末疾不呼醫
曰天若假吾餘年因得為遁階矣后聞責謂曰爾亡國後

不安小官而高為怪語罪不測瑀復治疾良已拜內史侍郎數言事忤旨稍見忌帝至鴈門為突厥所圍瑀謀曰夷俗可賀敷與兵馬事况義成公主以帝女為之若走一介使鐫喻宜不戰而解又衆商陛下已平突厥方復事遼東故怠不肯戰願下詔赦高麗專討突厥則人自奮矣帝從之既而主詭辭謂突厥果解圍去然帝素意伐遼又銜瑀以謀搆其機謂羣臣曰突厥何能為瑀乘未解時乃給恐我遂出瑀為河池郡守部有鈔賊萬人吏不制瑀募勇敢士擊降之悉捐貲畜賜有功又擊走薛舉衆數萬高祖入京師招之擊郡自歸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拜民部尚書

秦王領右二師攻洛陽署瑀府司馬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委以樞筭內外百務悉關決或引升御榻呼曰蕭郎瑀自力孜孜抑過繩違無所憚上便宜每見納用手詔曰公言社稷所賴朕既寶之故賜黃金一函公其勿辭是歲州置七職秦王為雍州牧以瑀為州都督詔嘗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稽瑀曰隋季內史詔敕多違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號令比承一詔必覆審使先後不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若爾朕何憂乎初瑀關內田宅悉賜勲家至是還給之瑀盡以分宗族獨留廟室奉祠王世充平進尚書右僕射七年以熒惑犯右執

法避位不許父之遷左僕射貞觀初房玄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乘罅切詆辭旨疏躁太宗怒廢于家俄拜特進太子少師復為左僕射實封六百戶帝問瑀朕欲長保社稷柰何瑀曰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為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絕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之亡不旋踵此封建之有明效也帝納之始議封建坐與陳叔達忿爭御前不恭免歲餘起為晉州都督入拜太常卿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瑀論議明辯然不能容人短意或偏駁不通而向法深房玄齡徵溫彥博頗裁正之其言多熱瑀益不平會玄齡等小過

失瑀即痛劾不報由是自失罷為太子少傅加特進太常卿拜河內道巡省大使九年復參預政事帝嘗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於昆弟弗見容瑀於爾時不可以利怵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太明或有時而失瑀頓首謝曰既蒙教又許以忠亮雖死日猶生年也魏徵曰臣有逆衆持法王怒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恕之以介昔聞其言乃今見之使瑀不遇陛下庸能自保邪晉王為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入謁

嘉靖戊午年

嘉靖戊午年

三

太子出門迎拜師荅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後坐書前後
著名稱惶恐瑀素貴但中狹每燕見輒言玄齡輩朋黨盜
權若膠固然特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
惜臧否因爲瑀曉解瑀以帝有所偏信帝積久亦不平瑀
好浮屠法間請捨家爲桑門帝許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爲
又足疾不入謁帝曰瑀豈不得其所邪乃召奪爵下除商
州刺史未幾復其封加特進卒年七十四遺命斂以單衣
無卜日詔贈司空荊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常諡曰肅帝以
其性忌改諡貞褊子銳尚襄城公主爲太常少卿
鈞瑀從子有才譽永徽中累遷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

武侯屬盧大操跳堞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幹當自盜罪
死鈞曰以罪誠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言怒
殺人帝曰真諫議也詔原死太常工爲宮人通訊遺詔殺
之且附律鈞言禁當有漸雖附律工不應死帝曰如姬竊
符朕以爲戒今不濫工死然喜得忠言即宥工徙遠裔終
太子率更令子瓘爲渝州長史居母喪以毀卒鈞兄子嗣
業少從煬帝后入突厥貞觀九年歸以其知虜曲折詔領
突厥衆擢累鴻臚卿兼單于都護府長史調露中突厥叛
嗣業與戰敗績高宗責曰我不殺薛仁貴郭待封故使爾
至此然爾門與我家有雅舊故貸死乃流桂州

唐書及傳三
四
嵩瓘子貌偉秀美鬚髯始娶會稽賀晦女僚婿陸象先
宰相子時爲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嵩汨汨未仕人
不之異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日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
若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熾時人不許神龍元年始調洛
州參軍事桓彥範爲刺史待以異禮河北黜陟使姜師度
爲判官開元初擢中書舍人時崔琳王丘齊澣皆有名以
嵩少術學不以輩行許也獨姚崇稱其遠到歷宋州刺史
遷尚書左丞十四年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旣赴軍
有詔供帳餞定鼎門外玄宗賦詩勞行會吐蕃大將悉諾
邏恭祿及燭龍恭布支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回紇又殺

涼州守將王君奐河隴大震帝擇堪任邊者徙嵩河西節
度使判涼州事封蘭陵縣子嵩表裴寬郭虛已牛仙客置
幕府以建康軍使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完樹啤塢懷保邊
人於時悉諾邏恭祿威懾諸部吐蕃倚其健噬邊嵩乃縱
反間示疑端贊普果誅之使悉末明攻瓜州守珪拒甚力
虜引卻會鄯州都督張志亮破賊青海西嵩又遣副將杜
賓客率彊弩四千與吐蕃戰祁運城下自晨鬪迄晡乃大
潰斬一將虜哭震山谷露布至帝大悅授嵩同中書門下
三品又官一子恩顧第一十七年進兼中書令自張說罷
宰相令缺四年嵩得之然常遙領河西節度在公慎密人

莫見其際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謁帝呼爲親家儀物
貴甚俄封徐國公初裴光廷與嵩數不協光廷卒帝委嵩
擇相嵩推韓休及休同位峭正不相假至校曲直帝前嵩
慙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伏曰臣待罪
宰相爵位旣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有如馱臣首領且
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爲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未能
決第歸夕當有詔俄遣高力士詔嵩曰朕將爾留而君臣
誼當有始有卒者乃授尚書右丞相與休皆罷是日荊州
進黃甘帝以紫粉包賜之擢子華給事中久之進太子太
師而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坐賂中人牛仙童得罪李林甫

素忌嵩因言嵩嘗以城南墅遺仙童青州刺史尋復拜
太子太師固請老見許嵩退修時園區優游自怡家饒財
而華爲工部侍郎衡以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豔
其榮天寶八載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華謹重方雅有家法嗣爵天寶末爲兵部侍郎祿山亂陷
賊逼守魏州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華間道奉表欲舉
魏以應爲賊所執會崔光遠得魏州破械出之魏人德華
免爭來詣光遠乞留有詔卽授刺史思明反子儀懼復
失華乃表崔光遠代之而召置軍中相州兵潰華還朝猶
以汙賊降試秘書少監稍遷尚書右丞擢河中晉絳節度

使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
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大漸矯詔罷華為禮部尚
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載助輔國貶華為峽州司馬
卒二子恒悟

復字履初衡子生戚里嫺從豪汰以服御輿馬相夸復常
衣垢弊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顯華
每歎曰此子當興吾宗推主蔭為宮門郎廣德中歲大饑
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聖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紘說
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野奉丞相取右職復曰鬻先
人聖以濟孀單吾何用一官使門內餒且寒乎縉憾之由

是廢數歲乃歷歙池二州刺史治狀應條遷湖南觀察使
改同州刺史歲歙州有京畿觀察使儲粟復輒發以貸人
有司劾治詔削階停刺史或弔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
辭久乃拜兵部侍郎晉王為襄漢元帥進復戶部尚書統
軍長史舊制謂行軍長史德宗以復父諱更之未行扈狩
奉天帝惡痺隘欲西如鳳翔依張鎰復曰鳳翔乃泚舊兵
今泚悖亂當有同惡者雖鎰臣畏不免帝曰朕業行留一
日以驗爾言俄而鎰為李楚琳所害於是拜吏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嘗言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權望
太重是曹正可委宮掖事兵要政機回使參領帝不聽又

言陛下厥初清明自楊炎盧杞放命穢盛德播越及茲今
帖于危當懲以前敗因述君臣大端即自言若使臣依阿
偷免不敢當宰相杞對上或諂諛阿匱復厲言杞詞不正
帝免貽謂左右曰復慢我因召復充山南江淮湖南嶺南
等道宣撫安慰使興元初進門下侍郎初淮南陳少游左附
李希烈而張鎰判官韋臯殺邠隴叛卒不應楚琳復還執
政建言陛下反正功臣已貴矣唯甄善汰惡爲未明少游
位將相首臣賊臯名淺官下獨挺挺抗忠如以臯代少游
則天下瞭然知逆順之理帝許之復出中宮馬欽緒揖宰
相劉從一付耳語既而從一密諭復曰有詔與公議向所

奏不欲李勉盧翰聞知復曰堯舜有僉曰之言朝廷

尚當謀及公卿如勉等非其人當罷去既曰宰相而謀謀

可獨避之乎今與公行此或可第恐寢以生常政由是敝

從一以聞帝不悅復辭去上政事許之弟升尚都國大長

公主肅宗女也升早卒士一以姦蠱事再得罪廢諸子悉逐

醜地文爲皇太子妃太子請離婚帝銜曩忤故復坐是檢

校太子左庶子廢居饒州貞元四年卒年五十七後望闕

高華厲名節不通狎流俗及爲相臨事嚴方數寸帝意故

居位亟解然性孝友既旣晏然口未嘗言所累後子湛湛

子實咸通中位宰相無顯功史逸其傳

僥字思謙恒子貞元中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
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爲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制誥
會張仲方以李吉甫數譴發疲天下嘗其謚憲宗怒遂仲
方而僥坐與善奪學士下除太僕少卿皇甫鑄薦爲御史
中丞鑄與令狐楚皆善僥兩人同輔政數稱其善故帝待
僥厚襲徐國公穆宗立逐鑄議所以代者楚薦之授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吐蕃寇涇州調兵
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僥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
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靈矣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
招懷後掩襲故有不殺虜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殺人如

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
怨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慎于兵帝重其言嘗詔
僥撰王承宗先銘僥奏承宗比不臣迷而後復臣不忍稱
道其先又辭成當有餉謝拒之則非朝廷按納意受之臣
誼不當取帝善而止令狐楚罷執政西川節度使王播賂
權幸求宰相僥劾播纖佞不可污台宰帝不許自請罷冀
有感寤帝亦不省俄罷爲尚書左僕射用播爲鹽鐵使後
宰相僥自調輔政淺固辭僕射換吏部尚書又避選事徙
兵部移病求分司不許授太子少保爲同州刺史復以少
保分司東都性簡潔以聲利爲汙疾邪太甚孤特一槩故

輕去位無所藉文宗卽位召授少師稱疾力不拜乃還左僕射許致仕莊恪太子時議選舊德保輔東宮復以少師召輒上還制書堅辭卽遷太子太傅優詔褒尚開成初弟俶爲楚州刺史召見帝曰俶先帝賢宰相筋力未衰可一來爾善道朕意乃以詔書并絹三百因俶致之俶終不起以壽卒母韋賢明治家嚴俛雖宰相侍左右如褐衣時居喪哀毀旣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謝以爲煩乃舍濟源堂自放山野優游窮年然其居位頗介謹持法重名器狹於用人每除吏常憂不稱鮮有簡拔穆宗初兩河底定俶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爲武不可贖歡

帝偃革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爲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旣而籍卒逃亡無生業曹聚山林間爲盜賊會朱克融王廷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充乃召募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

贊曰俛議銷兵寧不野哉當此時河朔雖挈地還天子而悍卒頑夫開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於本業者也又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而俛未有以措置便欲去兵使群臣矢職一日叫呼其從如市幽魏相挺復爲賊淵可謂見豪末而不見輿薪矣宰相非其人禍可旣乎倣字思道悟子太和中擢進士第除累給事中宣宗力治

喜直言嘗以李璡爲嶺南節度使使者已賜節而倣封還
詔書帝方作樂不暇命使遣優工趨出追之未及璡所而
還後以封敕脫誤法當罰侍講學士孔溫裕曰給事中駁
奏爲朝廷論得失與有司奏事不類不應罰詔可令狐綯
用李璡經略安南璡以暴沓免俄起爲壽州團練使倣劾
奏璡無所回時推其直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度使南方
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於厨以和劑倣知趣
市還之咸通初爲左散騎常侍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
門入禁中爲禱祠事數幸佛廬廣施予倣諫以爲天竺法
割愛取滅非帝王所尚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謬賞

濫罰振殃祈福況佛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帝雖昏縱
猶嘉歎其言後官數遷拜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
水壞西北防倣徙其流遠去樹堤自固人得以安以兵部
尚書再判度支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司
空蘭陵縣侯時天下盜起宦人持兵柄倣以鯁直爲權近
所忌卒年八十子廩字富侯第進士遷尚書郎倣領南海
解官往侍爲人退約少合南海多穀紙倣敕諸子繕補殘
書廩諫曰州去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貯以囊笥
貪者伺望得無蕙苴嫌乎倣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廣明
初以諫議大夫知制誥請厲止夜行以備賊謀出太倉粟

賤估以濟貧民俄遷京兆尹田令孜養子有罪亡擊捕吏
繫獄請救踵門廩不納杖殺之內外畏懼令孜拒黃巢以
廩爲糧料使辭疾貶賀州司戶參軍事會襄王竊據挈族
逃河朔鎮冀節度使王鎔厚禮之光化中以給事中召不
至卒
邁字得聖賓子咸通中擢進士第辟節度府入朝拜右拾
遺與韋保衡聯第而邁姿富秀偉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爲
人保衡才下諸儒靳薄之不甚齒獨呼邁太尉保衡憾焉
於是保衡已爲相撫邁罪繇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三
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爲公呵禦邁恍惚

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未幾保衡死召爲

部員外郎乾符中累擢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僖宗

蜀以兵部判度支次絳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王鐸

主貢舉而得邁及是與鐸竝位鐸年老嘗入對陪殿中邁

掖起之帝喜曰邁善事長大臣和予之幸也邁曰不止以

長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士朕選宰相卿無負我邁頓首

謝從還京師累拜司空封楚國公邁召大節以王佐自任

旣當國風采峭整天子親之時藩鎮多興於盜賊橫放莫

能制權綱灌弛支詳在徐州引散騎常侍李損子凝吉爲

佐會牙將時浦逐詳而取節度溥爲養幹所毒不灰或讒

疑吉爲詳報仇者溥怒殺之損時在朝溥卽上言損連謀請并誅田令孜受溥金劾損付御史獄中丞盧渥傳成其罪御史王華嫉惡甚表損不知狀令孜請移神策獄華不奉詔奏言損近臣法當死卽死獨不宜取辱於宦人手邁卽時叩延英爭曰疑吉以冤就屠已不可言損與子音問不接且數替安得謂同謀哉溥恃功壞天子法請案近臣卑侮王室有無將之萌今損可無罪誅禍且及臣輩帝寤止免官當此時令孜持禁軍權寵可炙公卿無不附順唯邁未嘗少下後令孜取安邑池鹽給衛軍王重榮固爭乃徙重榮它鎮不受詔令孜以兵討之重榮引沙陀拒王師

王師敗逐而西帝驚幸鳳翔諸節度共劾令孜生事離間大臣邁素惡之與裴澈計共召朱玫於邠玫起邠兵五千奉迎與沙陀等連和令孜迫帝幸陳倉夜出百官不及從玫怒令孜并望帝不諒其心謂邁曰上奔播六年中原之人與賊肝髓流野得復宗廟遺老殘民間輿馬音流涕相歡上曾不念以諸侯勤王功爲敕使之寵今姦臣爲國產怨我奉命而來返以爲脅君羣臣報國極矣戰力殫矣尚能垂頭塌翅求生於黃門哉喪君有君公其圖之邁曰上無負天下顧爲令孜掣制每言必涕數行下陳倉之行又劫於兵公誠有憂王室意宜還藩奉表請天子復國策無

且此攻曰諸王才可任天下者不乏邁曰人非伊霍欲爲禍首未或利也攻退曰我擇一王爲帝違者斬尚何事乃立嗣襄王煊而召邁作冊邁苦辭攻更委鄭昌圖滋恨邁及還長安使昌圖相煊罷邁爲太子太保移疾不出方其弟邁爲求樂令往從之帝還宮宰相孔緯與邁雅隙乃劾嘗爲僞臣卽賜死其所實光啟三年邁見柄任凡五暮行完而材逢世多故召復臣以濟亂身汗僞署不得其死人爲哀之

定字梅臣瑀曾孫以蔭起家陝州參軍事金城丞蒞事清挺選補黜陟使裴遵慶表爲判官還調萬年主簿歷左右

司郎中爲元載所惡外遷袁潤等六州刺史大曆中有司差天下刺史治最定與常州蕭復豪州張鎰爲第一而劭桑稼均賦稅業徠游口在鎰復右遷戶部侍郎太常卿朱泚反詭姓名爲張誕匿里中與蔣沈不浼于賊事平擢太子少師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師

贊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太惡以寢微而亾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邁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蕭瑀列傳第二十六

岑虞李褚姚令狐列傳第二十七 唐書一百一

宋 祁 奉 敕 撰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祖善方後梁吏部尚書更家
 江陵父之象仕隋為邯鄲令坐為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
 四詣司隸理冤辨對哀暢無所訕眾屬目命作蓮華賦文
 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所貫綜郡
 舉秀才不應蕭銑僭號召為中書侍郎主文記河間王孝
 恭平荊州其下欲掠寇文本說孝恭曰自隋無道四海救
 死于頸以望真主蕭氏君臣決策歸命者意欲去危就安
 大王誠縱兵剽係恐江嶺以南向化心沮狼顧屬驚不如

萬曆十六年

五

厚撫荊州勸未附陳天子厚惠誰非王人孝恭善之遽下令止侵略署文本別駕從擊輔公柘典檄符進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祕書郎兼直中書省太宗既籍田又元日朝羣臣文本奏籍田三元頌二篇文致華贍李靖復薦于帝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爲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師古以讓罷溫彥博爲請帝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誥人少逮者幸得復用帝曰朕自舉一人公毋憂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封江陵縣子是時魏王泰有寵侈第舍冠諸王文本上

疏勸崇節儉陳嫡庶分宜有抑損帝善之賜帛三百段踰年爲令從伐遼東事一委倚至糧漕最日甲兵凡要料配差序籌不廢手由是神用頓托容止不常帝憂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矣至幽州暴病帝臨視流涕卒年五十一是夕帝聞夜嚴曰文本死所不忍聞命罷之贈侍中廣州都督謚曰憲陪葬昭陵始文本貴常自以興孤生居處卑室無茵褥悻帝事母以孝顯撫弟姪篤恩義生平故人雖羈賤必鈞禮帝每稱其忠謹吾親之信之晉王爲皇太子大臣多兼官官帝欲文本兼攝辭曰臣守一職猶懼其盈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但詔五

日一參東宮每進見太子答拜始爲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勲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或勸其營產業文本艱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邪故口未嘗言家事旣任職久賚錫豐饒皆令弟文昭主之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讓敕卒無過孫羲從子長倩

羲字伯華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坐伯父長倩貶柳州司法參軍遷金壇令時弟仲翔爲長洲令仲休爲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毋遺江東三峯乃薦羲爲汜水令武后令宰相舉爲員外郎者韋嗣立薦羲且言惟長倩爲累久不進后曰羲誠材何諉之拘卽拜天官員外郎於是坐親廢者皆得援而進矣俄爲中書舍人中宗時武三思用事敬暉欲上表削諸武封王者衆畏三思不敢爲草獨羲爲之詞誼勁切由是下遷祕書少監進吏部侍郎時崔湜鄭愔及大理少卿李元恭分掌選皆以賄聞獨羲勁廉爲時議嘉仰帝崩詔擢右散騎常侍同中

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爲陝州刺史再遷戶部尚書景雲
初復召同三品進侍中封南陽郡公初節愍太子之難冉
祖雍誣帝及太平公主連謀賴義與蕭至忠保護得免義
監修中宗實錄自著其事帝見之賞歎賜物三百段良馬
一匹下詔褒美時義兄獻爲國子司業仲翔陝州刺史仲
休商州刺史兄弟子姓在清要者數十人義歎曰物極則
反可以懼矣然不能抑退坐豫太平公主謀誅籍其家
長倩少孤爲文本鞠愛永淳中累官至兵部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官尚書遷內史知夏官事俄拜
文昌右相封鄧國公武后擅位喜符瑞事羣臣爭言之長

倩懼間亦開陳請改皇嗣爲武氏且爲周家儲貳后順許
賜實封戶五百加特進輔國大將軍鳳閣舍人張嘉福洛
州民王慶之建請以武承嗣爲皇太子長倩謂皇嗣在東
宮不宜更立與格輔元不署奏請切責嘉福等和州浮屠
上大雲經著革命事后悔始詔天下立大雲寺長倩爭不
可繇是與諸武忤罷爲武威道行軍大摠管征吐蕃未至
召還下獄來俊臣脅誣長倩與輔元歐陽通數十族謀反
斬于市五子同賜死發暴先墓睿宗立追復官爵備禮改
葬輔元者汴州俊儀人父處仁仕隋爲剡丞與同郡王孝
逸繁師元靖君亮鄭祖咸鄭師善李行簡盧協皆有名號

陳留八俊輔元擢明經累遷殿中侍御史歷御史中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既持承嗣不可遂及誅子遵亦舉明經第爲太常寺太祝亡命匿中牟十餘年神龍初訴父寃擢累贊善大夫輔元兄希元洛州司法參軍同章懷太子注范曄後漢書者

虞世南越州餘姚人出繼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故字伯施性沈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于吳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陵自以類已由是有名陳天嘉中父荔卒世南毀不勝喪文帝高荔行知二子皆博學遣使至其家護視召爲建安王法曹參

軍時寄陷於陳寶應世南雖服除仍衣布飯蔬寄還乃釋布噉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友陳滅與世基入隋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也俱名重當時故議者方晉二陸煬帝爲晉王與秦王俊交辟之大業中累至祕書郎煬帝雖愛其才然疾峭正弗甚用爲七品十年不徙世基佞敏得君日貴盛妻妾被服擬王者而世南躬貧約一不改宇文化及已弒帝間殺世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骨立從至聊城爲竇建德所獲署黃門侍郎秦王滅建德引爲府參軍轉記室遷太子中舍人王踐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已衰老屢乞骸骨

不聽遷太子右庶子固辭改秘書監封永興縣子世南貌
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世
南商略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乃如此貞觀
八年進封縣公會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
帝憂之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問焉
伯宗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腹乘縵徹
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
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詔郡國無
來貢施惠天下遠近洽穆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
御坐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蛇宜在

草野而入市此所以爲怪耳今蛇見山澤適其所居又山
東淫雨江淮大水恐有冤獄枉繫宜省錄纍囚庶幾忽當
天意帝然之於是遣使賑飢民申聽獄訟多所原赦後星
孛虛危歷氏餘百日帝訪群臣世南曰昔齊景公時彗見
公問晏嬰嬰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
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爲戒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
滅臣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驕慎終
于初彗雖見猶未足憂也帝曰誠然吾良無景公之過但
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卽大位自謂三王
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

其爲是乎秦始皇剗除六國隋煬帝有四海之富卒以驕
敗吾何得不戒耶高祖崩詔山陵準漢長陵故事厚送終
禮於是程役峻暴人力告弊世南諫曰古帝王所以薄葬
者非不欲崇大光顯以榮其親然高墳厚壠寶貝珍物適
所以累之也聖人深思遠慮安於菲薄爲長久計昔漢成
帝造延昌二陵劉向上書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
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
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
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孝文
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法入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之一以

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方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
體奢侈過度其後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
故聚斂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爲壽陵作終制曰堯
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寢殿園邑棺槨足以藏骨衣衾
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
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者至
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
改吾爲戮屍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
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陛下
之德堯舜所不逮而俯與秦漢君同爲奢泰此臣所以尤

威也今爲丘隴如此其中雖不藏珍寶後世豈及信乎臣
愚以爲霸陵因山不起墳自然高顯今所卜地勢即平宜
依周制爲三仞之墳明器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事訖刻石
陵左以明示大小高下之式一藏宗廟爲子孫萬世法豈
不美乎書奏未報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
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今以數月之程課數十年之事其
於人力不亦勞矣漢家大郡戶至五十萬今人衆不逮往
時而功役一之此臣所以致疑也時議者頗言宜奉遺詔
於是稍稍裁抑帝嘗作宮體詩使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
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

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賜帛五十匹帝數出畋獵
世南以爲言皆蒙嘉納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
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
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世南始學書於浮屠智
永究其法爲世祕愛十二年致仕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
館學士如故祿賜防閣視京官職事者卒年八十一詔陪
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懿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
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
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帝爲詩一篇述古典亡
旣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邪

欵起居郎褚遂良卽其靈坐焚之後數歲夢進讜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卹其家子昶終工部侍郎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父友陸叉等共讀徐陵文有刈琅邪之稻之語嘆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郕子藉稻杜預謂在琅邪客大驚號竒童引陰補三衛長乃性疏佻喜劇飲開皇初授太子通事舍人兼學士被讒輒謝病去十九年召見仁壽宮襲父爵安平公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愛其才署禮部員外郎奉詔定五禮律令陰陽書初以疾去舍人也煬帝在揚州召不赴銜之及卽位奪

爵爲桂州司馬官廢還鄉里大業九年戊會稽管崇亂城守有功帝顧其名謂虞世基曰是子故在宜斥醜處乃授建安郡丞至烏程江都難作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更相滅百藥轉側寇亂中數被僞署危不得死會高祖遣使招伏威百藥勸朝京師旣至歷陽中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旣而宿病皆愈伏威貽書輔公祐使殺之爲王雄誕保護得免公祐反授吏部侍郎或謂帝百藥與同反帝大怒及平得伏威所與公祐書乃解猶貶涇州司戶太宗至涇州召與語悅之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封安平縣男明年除禮部侍郎時議裂土與子弟功臣百藥上封

建論理據詳切帝納其言而止四年授太子右庶子太子
數戲媒無度乃作贊道賦以諷它日帝曰朕見卿賦述古
儲貳事勸勵甚詳向任卿固所望耳賜綵三百段遷散騎
常侍進左庶子宗正卿爵爲子久之固乞致仕帝嘗與偕
賦帝京篇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
之新乎卒年八十四謚曰康百藥名臣子才行世顯爲天
下推重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服雖除容貌癯瘠者
累年好獎薦後進得奉祿與親黨共之翰藻沈鬱詩尤其
所長樵斲皆能諷之所撰齊史行於時子安期

安期亦七歲屬文父貶桂州遇盜將加以刃安期跪泣請
代盜哀釋之貞觀初爲符璽郎累除主客員外郎高宗即
位遷中書舍人司列少常伯數預決國事帝屢責侍臣以
不能進賢衆不敢對安期進曰邑十室且有忠信天下至
廣不爲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劾爲朋黨滯抑者未
申而主薦者已訾所以人人爭噤默以避囂謗若陛下忘
其親讎曠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讒毀路其誰敢不竭忠以
聞上乎帝納之尋檢校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出爲荆
州大都督府長史卒謚曰烈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
孫義仲又爲中書舍人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曾祖湮父玠皆有名梁陳間亮

少警敏博見圖史一經目輒誌于心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陵與語異之後主召見使賦詩江摠諸詞人在席皆服其工累遷爲尚書殿中侍郎入隋爲東宮學士遷太常博士煬帝議改宗廟之制亮請依古七廟而太祖高祖各一殿法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則分室而祭始祖二祧不從迭毀未及行坐與楊玄感善煬帝矜已嫉才因是亦貶西海司戶時博士潘徽貶威定主簿亮與俱至隴山徽死爲歛瘞人皆義之後爲薛舉黃門侍郎舉滅秦王謂曰寡人受命而來嘉於得賢公久事無道君得無勞乎亮頓首曰舉不知天命抗王師今十萬衆兵加其頸大王釋不

誅豈獨亮蒙更生邪王悅賜乘馬帛二百段即授王府文學高祖獵親格虎亮懇愾致諫帝禮納其言王每征伐亮在軍中嘗預秘謀有裨輔之益貞觀中累遷散騎常侍封陽翟縣侯老于家太宗征遼子遂良從詔亮曰疇日師旅卿未嘗不在中今朕薄伐君已老俛仰歲月且三十載眷言及此我勞如何今以遂良行想君不惜一子於朕耳善居加食亮頓首謝及寢疾帝遣醫中使候問踵相逮卒年八十八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諡曰康遂良自有傳初武德四年太宗爲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鄉儒官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以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

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
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大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
簿李玄道天策倉曹參軍事李守素王府記室參軍事虞
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作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
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簽蘇勗並以本官爲學士七
年收卒復召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遞
宿于閣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權略前
載無常禮之間命閣立本圖象使是爲之贊題名字爵里
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章禮賢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
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劉孝孫者荊州人祖貞周石

太守孝孫少知名大業末爲王世充弟杞王辯行臺郎中
辯降衆引去獨孝孫攀援號慟送于郊貞觀六年遷著作
佐郎吳王友歷諮議參軍遷太子洗馬未拜卒○李玄道
本隴西人世居鄭州仕隋爲齊王府屬李密據洛口署記
室密敗爲王世充所執衆懼不能寐獨玄道曰死生有命
憂能了乎寢甚安及見世充辭色不撓釋縛爲著作佐郎
東都平爲秦王府主簿貞觀初累遷給事中姑臧縣男出
爲幽州長史佐都督王君廓專持府事君廓不法每以義
裁糾之嘗遺玄道婢乃良家子爲所掠遣去不納由是始
隙君廓入朝玄道寓書房玄齡玄齡本甥也君廓發其書

不識草字疑以謀已遂反坐是流舊州未幾擢常州刺史風績清簡下詔褒美賜繒帛久之致仕加銀青光祿大夫以祿歸第卒○李守素者趙州人王世充平召署天策府倉曹參軍通氏姓學世號肉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尚相酬對至北地則笑而不荅歎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曰倉曹此名豈雅目耶宜有以更之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時渭州刺史李淹亦明譜學守素所論惟淹能抗之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陳亡察自與遷京北遂爲萬年人思廉少受漢書于察盡傳其

嗜欲惟一於學未嘗問家人生貴仕陳會稽王主簿入隋爲漢王府參軍事以父喪免服除補河間郡司法書佐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故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煬帝又詔與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區寓圖志遷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本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王衆眙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閣泣辭去觀者歎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俄授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朗嘗語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蒙素刃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思廉在洛陽遣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故

有是贈王爲皇太子遷洗馬即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
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吳顧野王等諸家言推
究綜括爲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賜雜綵五百段加通直
散綺常侍以藩邸恩凡政事得失許密以聞思廉亦展盡
無所諱帝幸九成宮思廉以爲離宮游幸秦秦皇漢武事
非堯舜禹湯所爲帝諭曰朕嘗苦氣疾熱即頓劇豈爲游
賞者乎賜帛五十匹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
諡曰康陪葬昭陵孫璿

贊曰隋文帝失德高祖總豪英興北方鼓行入關舉京師
轟若震霆思廉以諸生侍彛玉奮然陳大義挫虓虎

之氣勇夫悍心褫駭自卻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國
家者舉不失義天下其何以抗之哉宐太宗之尊表云

璿字令璋少孤撫昆甥友愛力學才辯揆邁永徽中舉明
經第補太子宮門郎以論撰勞進秘書郎稍遷中書舍人
封吳興縣男武后時擢夏官侍郎坐從弟敬節叛貶桂州
長史后方以符璿自神璿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爲
上應國姓哀類以聞后大悅拜檢校天官侍郎擢文昌左
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永徽後左右史唯對仗承旨仗下
謀議不得聞璿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
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

唐書傳二十七
八十四
璿始坐事降司賓少卿延載初拜納言有司以璿族犯法不可爲侍臣者璿曰王敦犯順導典樞機嵇康被戮紹以忠死是能爲累乎后曰此朕意卿無恤浮言證聖初加秋官尚書明堂火后欲避正殿應天變璿奏此人火非天災也昔宣榭火周世延建章焚漢業昌且彌勒成佛七寶臺須臾散壞聖人之道隨物示化況明堂布政之宮非宗廟不宜避正殿貶常禮左拾遺劉承慶曰明堂所以宗祀爲天所焚當側身思過振除前犯璿挾前語以傾后意后乃更御端門大酺燕羣臣與相娛樂遂造天樞著已功德命璿爲使董督之功費浩廣見金不足乃斂天下農器并鑄

以功賜爵一級后封嵩山詔璿摠知儀注爲封禪副使更造明堂又以使護作加銀青光祿大夫大食使者獻師子璿曰是獸非肉不食自碎葉至都所費廣矣陛下鷹犬且不蓄而厚資養猛獸哉有詔大食停獻時九鼎成后欲用黃金塗之璿奏鼎者神器貴質朴不待外飾臣觀其上先有五采雜疇豈待塗金爲符曜邪后乃止契丹李盡忠盜塞副梁王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使坐累下遷益州長史始蜀吏貪暴璿擿發之無所容貸后聞降璽詔慰勞因謂左右曰爲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難唯璿爲兼之新都丞朱待辟坐贓應死待辟所厚浮屠理中謀殺璿

據劔南有密告后者詔璿窮按璿深探其獄跡疑似皆捕逮株黨牽聯數千人獄具后遣洛州長史宋玄爽御史中丞霍獻可覆視無所翻坐没入五十餘族知反流徙者什八以上道路冤譟監察御史袁恕已劾奏璿獄不平有詔勿治召拜地官冬官二尚書久之致仕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贈越州都督諡曰成弟班

班篤學有立志擢明經歷六州刺史政皆有績數被褒賜累封宣城郡公遷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稍失道班凡四上書諫其一曰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

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伏見內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爲詐僞有點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弋縵足革舄齊高帝闌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劔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劔佩去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爲貴皇王以菲薄爲德惟殿下留心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閣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

唐傳卷二十七
令姦僞乘之因緣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糾
發其姦以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冀免詐繆其四
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司經無學士供奉無
侍讀宜視膳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修身
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稱善不能用其言及
敗索宮中得班諫書中宗嘉歎時宮臣皆得罪獨班擢右
散騎常侍遷秘書監睿宗立拜戶部尚書所歷定州刺史
尚書官皆與璿相繼云卒年七十四始曾祖察管撰漢書
訓纂而後之注漢書者多竊取其義爲已說班著紹訓以
發明舊義云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父熙隋鴻臚卿其先乃燉煌有城
德棻博貫文史大業末爲藥城長屬亂不就官淮安王神
通據太平宮起兵立摠管府署德棻府記室高祖入關引
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初爲起居舍人遷秘書丞帝嘗問
丈夫冠婦人髻比高大何邪德棻對曰冠髻在首君之象
也晉之將亡君弱臣疆故江左士女衣小而裳大宋武帝
受命君德尊嚴衣裳隨亦變改此近事驗也帝然之方是
時大亂後經籍亡散秘書湮缺德棻始請帝重購求天下
遺書置吏補錄不數年圖典略備又建言近代無正史梁
陳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脫捐今耳目尚相及史有

所馮一易世事皆汨暗無所掇拾陛下受禪于隋隋承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爲一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明後無傳焉帝謂然於是詔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主魏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主隋大理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主梁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祕書丞魏徵主齊祕書監竇璉給事中歐陽詢文學姚思廉主陳侍中陳叔達太史令庾儉及德棻主周整振論譔多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一家書爲已詳惟五家史當立德棻更與祕書省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

仁師次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祕書監魏徵次隋史左僕射房玄齡摠監脩撰之原自德棻發之書成賜絹四百匹遷禮部侍郎廉脩國史累進爵彭城縣子轉太子右庶子太子承乾廢坐除名爲民召拜雅州刺史又坐事免會脩晉家史房玄齡奏起之預東凡十有八人德棻爲先進故類例多所詆定除祕書少監永徽初復爲禮部侍郎弘文館學士監脩國史遷太常卿高宗嘗召宰相及弘文學士坐中華殿問何脩而王若而霸又當孰先德棻曰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刑而霸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若

用之王爲先而莫難焉帝曰今茲何爲而要對曰古者爲政清心簡事爲本今天下無虞年穀豐衍惟薄賦斂省征役爲要又問禹湯桀紂所以興亡對曰傳稱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二主惑嬖色戮諫者造炮烙之刑此所以亡也帝悅厚賜以答其言遷國子祭酒崇賢館學士爵爲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八十四諡曰憲時又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皆以史學稱當世。鄧世隆者相州人隋大業末王世充兄子太戍河陽引爲賓客秦王攻洛陽遣書諭太世隆報書夸慢洛陽平亡命變姓名號隱玄先生棲白鹿山貞觀初召授國子

主簿與崔仁師慕容善行劉顥庾安禮敬播俱爲脩史學士世隆內負罪居不聊太宗遣房玄齡諭曰爾爲人作書各忠其主耳我爲天子尚甘心疋夫邪母有後疑改著作佐郎歷衛尉丞初帝以武功定天下晚始嚮學多屬文賦詩天格瞻麗意悟冲邁十三年世隆上疏請加集錄帝謙不許終著作郎顧胤蘇州吳人父覽仕隋祕書學士胤永徽中累遷起居郎兼脩國史以撰太宗實錄勞加朝散大夫弘文館學士論次國史加朝請大夫封餘杭縣男終司文郎中子琮武后時爲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卒后曰琮不幸令雖不舉哀然朕以股肱特廢視事一日

李延壽者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脩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大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略徃徃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旣數與論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醜惡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前而

脩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祕閣仍別錄以賜皇太子云李仁實魏州頓丘人官至左史著格論通曆等書行于時

咼德茶五世孫天寶末及進士第遇祿山亂去隱南山豹林谷楊綰微時數從之游而咼博學有日辯綰爲禮部侍郎脩國史薦咼自華原尉拜右拾遺兼史職累遷起居舍人撰玄宗實錄屬起居注亡散咼哀掇詔策備一朝之遺自開元天寶間名臣事多漏略拙于取弃不稱良史大曆中以刑部員外郎判南曹遷司封郎中知制誥兼史館脩撰德宗立詔元陵制度務極優厚當竭帑藏奉用度咼諫

唐書及傳二十七
二十
曰臣伏讀漢劉向論山陵之誠良史咨歎何者聖賢勤儉不作無益昔舜葬蒼梧弗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畢陌無丘隴處漢文葬霸陵不起山墳禹非不忠啓非不順周公非不悌景帝非不孝其奉君親皆以儉穀爲無窮計宋文公厚葬春秋書華元爲不臣桓魋爲石槨夫子以爲不如速朽由是觀之有德者葬薄無德者葬厚章章可見陛下仁孝切於聖心然尊親之義貴合于禮先帝遺詔送終之制一用儉約不得以金銀緣飾陛下奉先志無違物若務優厚是拂顧命盤經諠臣竊懼之今赦令甫下諸條未出望速詔有司從遺制便詔答曰朕頃議山陵

荒哀迷謬以違先旨卿引據典禮非唯中朕之失亦使朕不遺君親于患敢不聞義而從奉以終始雖古遺直何以加焉岨在吏部因尚書劉晏力時楊炎爲侍郎故岨內德晏至分闕以善闕奉晏惡闕與炎炎心不平建中初岨爲禮部侍郎炎執政不爲憾炎出故宰相杜鴻漸門下其子封求弘文生以託岨岨謝使者曰得公手署岨得以識炎不疑署送之岨卽日奏言宰相迫臣以私從之負陛下不從則害臣帝以詰炎炎具道所以然帝怒曰此姦人無可柰何欲殺之炎苦求解乃貶衡州別駕遷刺史李泌執政召拜太子右庶子復爲修撰性愎且介人人與爲怨孔述

睿同修史恒忿細故數侵之述睿長者無所校貞元五年
坐守衡州冒前刺史戶口爲已最實參素惡之貶吉州別
駕稍遷刺史齊映爲江西觀察使按部及州恒輕映後出
先至宰相今雖屬刺史自挾所以過映者至迎謁頗快快
以語其妻妻曰君自視何如人以白頭走小生爾君不以
此見映雖黜歟我無憾映至恒入謁從容步進不祿首屬
或噐映以爲恨去至府擿恒舉奏前刺史過失無狀不宜
按部貶衢州別駕刺史田敦恒門生也與恒昧生平至是
迎拜分俸半以調給之在衢十年順宗立以祕書少監召
未至卒初受詔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貶詔聽在外成書元

和中其子太僕丞丕獻之以勞贈工部尚書

贊曰文本才猷世南鯁諤百藥之持論亮思兼之邃雅德
茶之辭章皆治世華采而泯汨於隋光明於唐何哉蓋天
下未嘗無賢以不用亡不必多賢以見用興夫典章圖史
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敗陳諸前而爲之戒方天下
初定德茶首發其議而後唐之文物粲然誠知治之本歟

岑虞李褚姚令狐列傳第二十七

蘇韋孫張列傳第二十八

唐書一百三

宋 祁 奉 敕 撰

蘇世長京兆武功人祖彤仕後魏通直散騎常侍父振周
宕州刺史建威縣侯世長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其幼
問讀何書對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荅曰爲國者不
敢侮於鰥寡爲政以德帝曰善使卒學虎門館父死王事
有詔襲爵世長號踊不自勝帝爽然改容入隋爲長安令
數條上便宜大業末爲都水少監督漕上江會煬帝被殺
發喪慟聞行路更爲王世充太子大保行臺右僕射與世
充兄子弘烈及其將豆盧行襄戍襄陽高祖與之舊數遣曠

使者諭降輒殺之洛陽平始與弘烈歸帝誅褻而謂世長頓首謝曰古帝王受命以比逐鹿一人得禽萬夫歛手豈有獲鹿後忿同獵者問爭肉罪邪今陛下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雍齒事且武功舊人亂離以來死亡略盡唯臣得見太平若殺之是絕其類帝笑釋之授玉山中監引見玄武門與語平生調之曰卿自謂佞邪直邪對曰愚且直帝曰若直者何爲背賊歸我對曰洛陽平天下爲一臣智窮力屈乃歸陛下使世充不死臣據漢南尚爲勅敵帝大笑嘲曰何名長而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

侯之臣舉山南以歸唯蒙屯監帝悅拜諫議大夫從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詫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爲樂也帝色變旣而笑曰狂態發邪曰爲臣計則狂爲陛下計忠矣時武功郿新經突厥寇掠鄉聚凋虛帝將遂獵武功世長諫曰突厥向盜劫人陛下救卹之言未出口又獵其地殆百姓不堪所求帝不聽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邪何雕麗底此帝曰卿好諫似真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詭云煬帝邪對曰臣但見傾宮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爲者陛下武功舊第纔蔽風雨時以爲足今天下馱隋之侈以歸有道陛下

空刈奢淫復朴素今乃卽其宮加雕飾焉欲易其亂得乎
帝咨重其言歷陝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引爲學士貞
觀初使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屈拒卻賂遺朝廷壯之出爲
巴州刺史舟敗溺死世長有機辯淺于學嗜酒簡率無威
儀初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于塵伍伯疾其
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痛呼而走人笑其不情

子良嗣高宗時爲周王府司馬王年少不法良嗣數諫王
以法繩府官不職者甚見尊憚帝異之遷荊州長史帝遣
宦者采怪竹江南將時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荆良嗣囚
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竹弃之徙雍州時關內饑人

相食良嗣政上嚴每盜發三日內必禽號稱神明垂拱初
遷冬官尚書拜納言封溫國公留守西京賞遇尤渥尚方
監裴匪躬案諸苑建言鬻果蔬儲利佐公上良嗣曰公儀
休一諸侯相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遂止
遷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遇薛懷義于朝懷義偃蹇
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
彼南衙宰相行來毋犯之載初元年罷左相加特進仍知
政事與韋方質素不平方質坐事誅引逮之后辨其非良
嗣悻謝不能興輿還第卒年八十五詔百官往弔贈開府
儀同三司益州都督始良嗣爲洛州長史坐僚壻累下徙

冀州刺史其人往謝良嗣色泰定曰初不聞有累在荊州
時州有河東寺本蕭管爲兄河東王所建良嗣曰江漢間
何與河東乎奏易之而當世恨其少學云子踐言官太常
丞爲酷吏所陷死嶺南削父爵沒其家神龍元年復贈司
空以踐言子務元襲爵終邠王府長史
從孫升字元容擢進士調奉天主簿德宗出狩而縣令計
事在府官屬皆惶恐欲遁走升曰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
安定二太守坐伏匿斬以徇諸君知之乎衆乃定車駕至
儲侍畢給帝嘉之試大理司直朱泚平進監察御史擢累
倉部郎中判度支案裴延齡死帝召升見延英賜紫衣金

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位郎中上知度支有副自升
始弁通學術吏事精明承延齡後平賦緩役略煩苛人賴
其寬久之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改太子詹事舊制詹事位
在大常宗正卿下御史中丞實參卑之徙班河南太原尹
下弁造朝輒就舊著有司疑詰給曰我已白宰相復舊班
殿中侍御史鄒儒立劾奏待罪金吾有詔原罪坐前以腐
粟給邊貶汀州司戶參軍是時兄袞爲贊善大夫冕京兆
士曹參軍以弁故貶袞永州冕信州司戶參軍袞年老瞋
不能視帝閱之聽還又有稱冕才者帝悔不用而袞以老
先還重追冕更問大臣昆弟可任者左右以王紹之兄紆

韓臯之兄羣對帝乃擢紆右補闕羣考功員外郎冕遂不復用數年起弁爲滁州刺史卒弁聚書至二萬卷手自讎定當時稱與祕府埒弁之判度支方大旱州縣有逋米斷貞元八年以前凡三百八十萬斛人亡數在弁奏請出以貸貧民至秋而償詔可當時譏其罔君云

韋雲起京兆萬年人隋開皇中以明經補符璽直長嘗奏事文帝前帝曰外事不便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侍雲起即奏述性豪侈未嘗更事特緣主壻私握兵要議者謂陛下官不擇賢此不便者帝顧述曰雲起言而藥石也可師之仁壽初詔百官舉所知述舉雲起通事舍人大業初

改謂者建言今朝廷多山東人自作門戶附下岡上爲朋黨不抑其端必亂政因條陳姦狀煬帝屬大理推究於是左丞卽蔚之司隸別駕卽楚之等皆坐免會契丹寇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爲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竝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三喻五復之旣而紇斤一人犯令卽斬以徇於是突厥會長入謁者皆膝而進莫敢仰視始契丹事突厥無間且不虞雲起至旣入境使突厥給云詣柳城與高麗市易敢言有隋使在者斬契丹不疑因引而南過賊營百里夜還陣以遲明掩擊之獲契丹男女四萬以女子

及畜產半賜突厥男子悉殺之以餘衆還帝大喜會百官於廷曰雲起將突厥兵平契丹以奇用師有文武才朕自舉之拜治書御史因劾奏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怙寵放命四方有變不以聞聞不以實朝議少賊不多發兵官兵少賊衆數見敗北賊氣日張請付有司案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訾大臣毀朝政所言不情貶大理司直帝幸江都請告歸高祖入關上謁長樂宮授司農卿陽城縣公武德初進上開府儀同三司判農圃監時議討王世充雲起上言京師初平人未堅附百姓流離仍歲無年盤屋司竹監田谷口盜賊群屯京都權剽乘夜竊發重以

梁師都嫁情北胡陰計內鈔爲腹心患釋此不圖而窺兵函洛姦人乘虛一旦有變禍且不細臣愚以爲不若戢亂務農須關中安安士氣餘飽然後議討伐舉可定從之會突厥入寇詔摠幽寧以北九州兵禦之得一切便宜改遂州都督益州行臺兵部尚書時僕射竇軌數奏生獠反冀得集兵以威衆雲起數持掣軌宣言雲起通賊營私由是始隙雲起弟慶儉慶嗣事隱不辭太子死詔軌息馳驛報軌疑雲起有變陰設備乃告之雲起不信曰詔安在軌曰公建成黨今可奉詔反明矣遂殺之初雲起師太學博士王頗每歎曰韋生識悟富貴可自致然疾惡甚恐不得死

訖如言孫方質光宅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遷地官尚書嘗屬疾武承嗣兄弟往候方質據牀自若或
曰佞見權貴且速禍答曰吉凶命也丈夫豈能折節近戚
以苟免邪俄爲酷吏所陷流死澹州沒其家神龍初復官
爵

孫伏伽具州武城人仕隋以小史累勞補萬年縣法曹高
祖武德初上言三事其一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
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盛五帝
邁三王窮侈極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殫耗盜賊日
滋當時非無直言之臣卒不聞悟者君不受諫而臣不敢

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時當人人樂
誰能搖亂者乎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跬大業以
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天子動則左史
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凡蒐狩當順四時不可妄動且陛下
卽位之明日有獻鷄者不卻而受此前世弊事柰何行之
相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竝被
賚賞以率士之富何索不致豈少此物哉其二百戲散樂
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得不變近太常假
民裙襦五百稱以衣妓工待玄武門遊戲臣以爲非詒子
孫之謀傳曰放鄭聲遠佞人今散妓者匪韶匪夏請竝廢

之以復雅正其三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太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色慢游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決不能也況觀前世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澄僚友之選帝大悅卽詔周隋之晚忠臣結舌是謂一言喪邦者朕惟寡德不能性與天道然冀弼諧以輔不逮而羣公卿士罕進直言伏伽至誠慷慨據義懇切指朕失無所諱其以伏伽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二百匹初帝授禪伏伽最先諫帝欲盡下情故不次見拔以示羣臣是時軍興賦歛重伏伽數請釐損帝語裴寂曰隋爲無道主論

於上臣諂於下上下蔽蒙至身死匹夫手寧不痛哉我今不然乎亂責武臣守成責儒臣程能付事以佐不逮虛心盡下冀聞嘉言若李綱孫伏伽可謂誼臣矣俛首噤默豈朕所望哉東都平大赦天下又欲責賊支黨悉流徙惡地伏伽諫曰臣聞王者無戲言書稱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言之不可不慎也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皆原之此非直救有罪是亦與天下更新辭也世充建德所部赦後乃欲流徙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蹠狗吠堯吠非其主今與陛下結髮雅故往爲賊臣彼豈忘陛下哉壅隔故也至疏者安得而罪之由古以來何代無君

然止稱堯舜者何也直由善名難得也昔天下未平容應
機制變今四方已定設法須與人共之法者陛下自作須
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也自爲無信欲人之信若爲
得哉賞罰之行無貴賤親疎惟義所在臣愚以爲賊黨於
赦當免者雖甚無狀宜一切加原則天下幸甚又表置諫
官帝皆欽納太宗卽位封樂安縣男遷大理少卿帝數出
馳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入也蹕
非直尊其居處爲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娛
悅群臣殆非所以導養聖躬垂憲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
耳安得旣爲天子尚行之乎竊爲陛下不取帝悅曰卿能

言朕非朕能改之天下庶有瘳乎後坐奏囚失免官起爲
刑部郎中累遷大理卿時司農市木槿倍直與民右丞韋
悰劾吏隱沒事下大理訊鞫伏伽曰緣官市貴故民直賤
臣見司農識大體不見其罪帝悟顧悰曰卿不逮伏伽遠
矣久之出爲陝州刺史致仕顯慶三年卒始伏伽拜御史
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臥于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
子弟驚曰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以比顧雍云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仕隋爲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
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
大王卽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建德命釋縛署治書侍御

史不拜聞江都已弒始爲建德黃門侍郎賊平授景州錄
事參軍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
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身決庶務日斷十事五不
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積其失不亡何待
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疇敢犯之隋末盜
起爭天下者不十數餘皆保城邑以須有道聽命是欲背
上怙亂者果鮮特人君不能安之而挺之亂也以陛下聖
神跡所以危鑒所以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
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
且東幸玄素上書曰臣惟秦始皇帝藉周之餘夷六國統

壹尊將貽之萬世及子而亡者殫嗜奔欲以逆天害人也
天下不可以力勝唯當務儉約薄賦歛以身先之乃能大
安今東都未有幸期前事土木戚王出藩又當營構科
繁仍失疲人望一不可也陛下向平東都會觀廣殿皆撤
毀之天下翕然一口頌歌豈有初惡後靡而後好雕麗哉
二不可也陛下每言巡幸者不急之務徒焉虛費今國儲
無兼年又興別都之役以產怨讟三不可也百姓承亂離
之後財賦殫空雖蒙更生意未完定柰何營未幸之都重
耗其力四不可也漢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非
不知地土中道里所均但形勝不及關內弗敢康也伏惟

陛下化凋弊之俗爲日尚淺詎可東巡以挫人心五不可也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爲轂行不數里轂輒壞別數百人齎轂自隨終日行不三十里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揆其餘可知已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襲亡國弊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同歸於亂臣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宮室過度者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爲盛德今復度而宮之是隋役又興不五六年間一拾一取天下謂何帝顧房玄

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卽詔罷役賜綵二百匹魏徵名梗挺聞玄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歷太子少詹事遷右庶子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悅學玄素上書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棄之古者田三驅非以教殺除害民也今反以獵爲娛行之無常不損盛德哉傳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然則探道在學古學古在師訓孔穎達奉詔講勸宜數速問裨萬分博選賢傑朝夕侍左右與相規摩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則善美矣夫在人上者常求爲善也然性不勝情耽

惑成亂下有諛言君道乃虧古人有云勿以惡小不去善小不爲禍福之來皆根於初護終若始猶懼其替始不護焉終將安歸太子不納又上書曰周公資聖人而握沐吐殮下白屋况下周公之人哉殿下睿質天就尚須學以表飾之孔穎達趙弘智皆宿德鉅髦兼識政機望數召見述古今增懿明德雕蟲小技正可間召代博弈不宜屢也騎射畋游褻戲酣歌悅耳目移情靈不可以御夫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帝知數財正太子頗擢至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久不見賓友玄素曰宮中所見止婦人不知如樊姬等可與益聖德者幾何

若無之即便詖豔嬖何足取哉上惟東宮之重高署賢才爲寮佐今乃不得進見將何以朝納誨夕補遺哉太子詰其切夜遣戶奴以騎搗狙擊危脫死嘗聞宮中擊鼓叩閣正言太子出鼓對玄素破之既不悛醜德日聞玄素不能已上書曰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書傳所載或遠臣請以近事喻之周武帝平山東庫官陋室以安海內而太子贊有穢德烏丸軌以聞帝慈仁不忍廢及踐阼狂暴日熾宗祀以亡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藉女資雖無大功於人然布德行惠上下安賴勇爲太子驕肆敗度今宮中山池殿下所親見者也當是時自謂有太山之

安詎知壬臣敢進其說哉向使動靜有常進止有度親君子疏小人黜浮華守恭儉雖有離間烏能致慈父之隙哉蓋積德弗純令問不著一遭讒遂成其禍今上以殿下父子親故所資用不爲限節然詔未六旬而用踰七萬騎奢亡藝孰有過此龍樓望死爲工匠之肆既闕視膳問安之宜又無悅學好道之實上違君父慈訓之方下有因緣戮辱之罪所施與者不游手雜色則圖畫雕鏤之人外所瞻仰此失已暴內隱密者尚可勝計哉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脩臣謂宜數進名以廣徽美今反猜嫌謂妄相推引從善若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禍可既乎書入太子怒

客伺之會官廢玄素坐除名爲民頃之乃授潮州刺史徙鄧州訖不復親近高宗時以老致仕麟德初卒始玄素與孫伏伽在隋皆爲令史太宗嘗問玄素宦立所來深自羞汗褚遂良見帝曰君子不失言於人明主不失言於戲故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乃盡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帝侮斬朝臣攻其門戶至恥懼狼狽前史以爲非陛下昨問玄素在隋任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曰流外又問何曹司玄素出不能徒步顏若死灰精爽頓盡見者咸共驚怪唐家創業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並用陛下以玄素擢任三品佐皇儲豈宜復對羣臣使

唐書列傳二十八
十三
辭窮負恥欲責其伏節死義安可得乎帝曰朕亦悔之伏
伽雖廣坐陳說往事無少隱焉

贊曰始唐有天下懲刈隋敝敷內讜言而世長等仇然獻
忠時主方褻聽籍以勸天下雖觸禁忌而無忤情及禍亂
已平君位尊安後者視前人之爲猶以鯁論期榮故時時
遭斥讓爲所厭若非言有巧拙所遭之時異也夫性有不
可移雖堯舜弗能訓承乾之惡根著于心而歸責玄素其
何救哉此士壘辭不能傳太子諒矣

蘇韋孫張列傳第二十八

于高張列傳第二十九

唐書一百四

宋 祁 奉 敕 撰

于志寧字仲謚京兆高陵人曾祖謹有功於周爲太師燕
國公父宣道仕隋至內史舍人大業末志寧調冠氏縣長
山東盜起棄官歸高祖入闕率羣從迎謁長春宮詔授渭
北道行軍元帥府記室與殷開山參謀議薛仁果平識褚
亮于囚虜中遷天策府中郎文學館學士引亮與同列貞
觀三年爲中書侍郎太宗嘗宴近臣問志寧安在有司奏
敕召三品志寧品第四帝悟特詔預宴因加散騎常侍太
子左庶子黎陽縣公是時議立七廟羣臣請以涼武昭王

爲始祖志寧以涼非王業所因獨建議違之帝詔功臣世襲刺史志寧奏古今異時慕虛名遺實患非久安計帝皆從之嘗謂志寧奏古者太子旣生士負之卽置輔弼昔成王以周召爲師傅曰聞正道習以成性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啓其心勉之官賞可不次得也太子承乾數有過惡志寧欲救止之上諫苑以諷帝見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二百匹俄兼詹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敦譬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卿彊起爲我卒輔道之志寧乃就職時太子以農時造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以爲今

東宮乃隋所營當時號爲侈麗豈容復事磨礱彩飾於其間丁匠官奴皆犯法亾命鉗鑿梃杵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長千牛不得苛問爪牙在外廝役在內其可無憂乎又宮中數聞鼓聲太樂伎兒輒留不出往年口敕丁寧殿下可不思之太子不納而左右多任宦官志寧復諫曰奄官者體非全氣專柔便佞託親近爲威權假出納爲禍福故伊戾敗宋易牙亂齊趙高亾奏張讓傾漢近高齊任鄧長顛爲侍中陳德言爲開府內預宴私外干朝政齊卒顛覆今殿下左右前後皆用寺人輕忽高班陵轍貴仕品命失序經紀不立行路之人咸以爲恠太子益不悅東宮僕御

舊得番休而太子不聽又私引突厥與相狎比志寧懷不能言上疏極言曰竊見僕寺司馭爰及獸醫自春迄夏不得番息或家有慈親以闕溫清或室有幼弱以虧撫養殆非怨愛之意又突厥達哥支等人狀野心不可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待狎而近之無益令望有損盛德况引內閣中使常親近人皆震駭而殿下獨安此乎太子大怒遣張師政紇干承基往刺之二人者入其第見志寧憔悴在苦塊中不忍殺乃去太子敗帝知狀謂曰聞公數諫承乾不聽公故至此是時宮臣皆罪廢獨志寧蒙勞勉晉王爲皇太子復拜左庶子遷侍中加光祿大夫進封燕國公監

國史永徽二年洛陽人李弘泰誣告太尉長孫無忌反有詔不待時斬之志寧以爲方春少陽用事不宜行刑且誣謀非本惡逆請依律待秋分乃決從之衡山公主旣公除將下嫁長孫氏志寧以爲禮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固知親喪須終三年春秋魯莊公如齊納幣母喪未再暮而圖婚二家不譏以其失禮明也今議者云公除從吉此漢文創制爲天下百姓耳公主身服斬衰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心喪成婚非人情所忍於是詔公主待服除乃婚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項之兼太子少師四年隕石十八于馮翊高宗問曰此何祥也朕

欲悔往修來以自戒若何志寧對春秋隕石于宋五內史過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物固有自然非一繫人事雖然陛下無災而戒不害爲福也俄遷太傅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賜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貲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嘉之分其田以與二人顯慶四年以老乞骸骨詔解僕射更拜太子太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王皇后之廢長孫無忌褚遂良固爭不見從志寧不敢言武后以其不右已銜之後因殺無忌坐免官出爲滎州刺史改華州聽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幽州都督謚曰定後追復左光祿

大夫太子太師志寧愛賓客樂引後進然多嫌畏不能有所薦達也爲士議所少凡格式律令禮典皆與論議賞賜以巨萬初志寧與司空李勣脩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復脩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註詔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

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
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曾孫休烈
休烈機鑿融敏善文章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齊
名開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歷祕書省正字吐蕃金城公
主請文籍四種玄宗詔祕書寫賜休烈上疏曰戎狄國之
寇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昔東平王求史
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也東平漢
之懿戚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讎安可貽以經
典且吐蕃之性慄悍果決善學不回若達於書則知戰深
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

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書數
之制此何異假寇兵資盜糧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
吳獲乘車楚屢奔命喪法危邦可取鑒也公主下嫁異國
當用夷禮而反求良書恐非本意殆有姦人勸導其中若
陛下慮失其情示不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旣衰
諸侯盛彊征伐就興情僞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有以
臣召君取威定霸之事誠與之國之患也狄固貪婪貴貨
易土正可錫以錦綵厚以金玉無足所求以資其智䟽入
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孤肯國恩
今求哀稽顙許其降附漸以詩書陶以聲教斯可致也休

烈但見情僞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在
帝曰善遂與之累遷起居郎直集賢殿學士比部郎中楊
國忠爲宰相斥不附已者出爲中部郡太守肅宗立休烈
奔行在擢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事兼脩國史帝嘗
謂曰良史者君舉必書朕有過失顧卿何如對曰禹湯罪
已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於時經大盜後史籍
燔缺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
篇藏興慶宮兵興焚煬皆盡請下御史覈史館所由贖府
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凡數月
止獲一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中興

文物未完休烈獻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轉工部侍郎仍脩史宰相李揆矜已護前蓋與同史任爲等列奏罷
休烈爲國子祭酒權留史館脩撰以卑下之休烈安然無
屑意乾元初始詔百官元日冬至於光順門賀皇后休烈
奏周禮有命夫朝人君命婦朝女君自顯慶以來則天皇
后甫行此禮而命婦與百官雜處在禮不經帝罷之代宗
嗣位甄別名品元載稱其清謀拜右散騎常侍兼脩國史
加禮儀使遷太常卿累進工部尚書封東海郡公雖歷清
要不治產性恭儉仁愛無喜愠之谷樂賢下善推轂士甚
衆年老篤意經晉嗜學不歇妻韋卒天子嘉休烈父子著

儒行詔贈韋國夫人葬給鹵簿鼓吹歲中休烈亦卒年八十一帝爲歎息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元遣謁者就第宣慰爲儒者榮二子益肅及休烈時相繼爲翰林學士益天寶初及進士第肅終給事中贈吏部侍郎肅子敖字蹈中擢進士爲祕書省校書郎楊憑李鄜呂元膺相繼辟幕府元和初拜監察御史五遷至右司郎中進給事中左拾遺龐嚴爲元損李紳所厚與蔣防俱薦爲翰林學士李逢吉誣紳罪逐之而出嚴爲信州刺史防汀州刺史敖封還詔書紳意申嚴枉及駁奏下乃論貶嚴太輕衆皆嗤譟逢吉厚敖三遷至戶部侍郎出爲宣歙觀宗使敖備謹

用文學進初爲時所稱及居官無所建明不選物以自名益減卒贈禮部尚書四子球珪瓌琮皆清顯琮知名廬嚴者字子肅壽州壽春人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策第一拜拾遺辭章峭麗累遷駕部郎中知制誥坐累出復入稍遷太常少卿太和五年權京兆尹彊幹不阿貴勢然貪利溺聲色卒于官

琮字禮用落魄不事事以門資爲吏久不調駙馬都尉鄭顥獨器之宣宗召選士人尚公主者顥語琮曰子有美才不飾細行爲衆毀所抑能爲之乎琮許諾中書舍人李潘知貢舉顥以琮託之擢第授左拾遺初尚永福公主主未

唐列傳卷二十九
降食帝前以事折七箸帝知其不可妻士大夫更詔尚廣
德公主咸通中以水部郎中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閱
五月轉兵部侍郎判戶部八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
書侍郎兼戶部尚書爲常保衡所構檢校司空山南東道
節度使三貶韶州刺史保衡敗僖宗以太子少傅召未幾
復爲山南節度使入拜尚書右僕射黃巢陷京師以病卧
家巢欲起爲相琮辭疾賊脅迫不止乃曰吾死在旦夕位
宰相義不受污賊遂害之

高馮字季輔以字行德州蓆人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正
隋爲汲令縣人反城應賊沒元道季輔率其黨與縣人

之斬首以祭賊衆畏伏歸附之至婁千人俄也
厚德將其衆降授陟州總管府戶曹參軍貞觀初拜監
察御史彈治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五事以爲今
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蓋謀猷之臣臺閣之吏不崇簡
易而昧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
益國如尚書八坐人主所責成者也宜擇溫厚修潔者任
之敦樸素葦浮僞使家無慈孝人知廉恥過行者被嗤於
鄉不昵者蒙擯於親自然禮節興矣陛下身率節儉而營
繕未息丁匠不能給驅使又和雇以重勞費人主所欲何
求而不得願愛其財毋使殫惜其力毋使弊畿內數州京

師之本土狹人庶儲蓄少而科役多宜蒙優貸令得休息
疆本弱支之義也至江南河北人頗舒閑宜爲差等均量
勞逸公侯勲戚之家邑入俸稍足以奉養而貸息出舉爭
求什一下民化之競爲錐刀宜加懲革今外官卑品皆未
得祿故饑寒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爲政之道期於易從
不恤其匱而須其廉正恐巡察歲出輜軒繼軌而侵漁不
息也宜及戶口之繁倉庾且實稍加稟賜使得事父母養
妻子然後督責其効則官人畢力矣密王元曉等俱陛下
懿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拜諸叔叔荅拜爵封旣同當
明昭穆願垂訓正以爲彝法書奏太宗稱善進授太子右

庶子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鍾乳一劑曰而進藥
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後爲吏部侍郎善銓叙人物帝賜
金背鏡一况其清鑒焉久之遷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
監脩國史進爵齊縣公永徽初加光祿大夫侍中兼太子
少保感疾歸第有詔以其兄號州刺史季通爲宗正少卿
視疾遣中使日候增損卒年五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荆
州都督謚曰憲官給轎車歸葬於鄉子正業仕至中書舍
人坐善上官儀貶嶺表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少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行
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隋大業末察孝兼爲謁者臺散從

唐書卷之九十九
九
員外郎後爲王世充度支尚書世充平以隋資補穀熟尉
家貧代計吏集京師擢制舉一科改陳倉尉高祖謂吏部
侍郎張銳曰今選吏豈無才用特達者朕將用之銳言行
成調富平主簿有能名召補殿中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
以爲能謂房玄齡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若行成者
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嘗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
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爲家不容以東西爲限是示人以隘
矣帝稱善賜名馬一錢十萬衣一稱自是有大政事令與
議焉累遷給事中帝嘗謂羣臣朕爲人主兼行將軍事豈
不是奪公等名弊出湯武得稷卨伊呂而四海安漢高祖

有蕭曹韓彭而天下寧茲事朕皆兼之行成退上疏曰有
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人塗炭何周漢君臣
所能比數雖然盛德含光規模宏遠左右文武誠無將相
材奚用大庭廣衆與之量校損萬乘之尊與臣下爭功哉
帝嘉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子駐定州監國謂
曰吾乃送公衣錦過鄉邪令有司祠其恁慕行成薦里人
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詔等以學行聞太子召見以
其老不可任以事厚賜遣之太子使行成詣行在帝見悅
甚賜勞尤渥還爲河南巡察大使稱首檢校尚書左丞是
歲帝幸靈州詔皇太子從行成諫曰皇太子宜留監國對

百寮日決庶務既爲京師重且示四方盛德帝以爲忠遷
侍中兼刑部尚書高宗即位封北平縣公監脩國史時晉
州地震不息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陽也臣相君宜
動臣宜靜今靜者顧動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
主參承起居或伺間隙空明設防閑且晉陛下本封應不
虛發伏願深思以杜未萌帝然之詔五品以上極言得失
俄拜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永徽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五
月行成懼以老乞身制答曰古者策免乖罪已之義此在
朕寡德非宰相咎乃賜官女黃金器敕勿復辭行成固請
帝曰公朕之舊奈何舍朕去邪泫然流涕行成惶恐不得
已復視事未幾卒於尚書省舍年六十七詔九品以上就
第哭比斂三遣使賜肉衣服尚宮宿其家護視贈開府儀
同三司并州都督祭以少牢諡曰定弘道元年詔配享高
宗廟廷族子易之昌宗

易之幼以門蔭仕累遷尚乘奉御旣冠頗皙美姿製音技
多所曉通武后時太平公主薦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進
易之材用過臣善治鍊藥石即召見悅之兄弟皆幸出入
禁中傳朱粉衣統錦盛飾自喜即日拜昌宗雲麾將軍行
左千牛中郎將易之司衛少卿賜甲第帛五百段給奴婢
橐它馬牛充入之不數日進拜昌宗銀青光祿大夫賜防

閣同京官朝朔望追贈文希誠爲襄州刺史母韋母臧竝
封太夫人尚宮問省起居詔尚書李廻秀私侍臧昌宗與
不旬日貴震天下諸武九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
色親執轡箠號易之爲五郎昌宗六郎又加昌宗右散騎
常侍聖曆二年始置控鶴府拜易之爲監久之更號奉宸
府以易之爲令乃引知名士闕朝隱薛稷貞半千爲供奉
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擗博爭道爲笑樂或嘲詆公
卿淫蠱顯行無復羞畏時無檢輕薄者又誦言昌宗乃王
子晉後身后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
詞臣爭爲賦詩以媚后后知醜聲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詔

昌宗卽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間富嘉謨徐彥伯
二十有六人譏三教珠英加昌宗司僕卿易之麟臺監
勢震赫皇太子相王請封昌宗爲王后不聽遷春官侍郎
封鄴國公易之恒國公實封各二百戶后旣春秋高易之
兄弟顯政邵王重潤與永泰郡主竊議皆得罪縊死御史
大夫魏元忠嘗劾奏易之等辜易之訴於后反誣元忠與
司禮丞高戢約曰天子老當挾太子爲耐久朋后問孰爲
證左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說翌日庭辯皆不讎然元忠說
猶皆被逐其後易之等益自肆姦賊狼籍御史臺劾奏之
乃詔宗晉卿李承嘉桓彥範袁恕已參鞫而司刑正賈敬

言窺望后旨奏昌宗彊市罪當贖詔曰可承嘉彥範進曰昌宗贓四百萬尚當免官昌宗大言曰臣有功於國不應免官后問宰相內史令楊再思曰昌宗主鍊丹劑陛下餌之而驗功最大者也即詔釋之歸罪其兄昌儀同休皆貶官已而后久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進見惟昌宗等侍側昌宗恐后不諱禍且及乃引支黨日夜與謀爲不軌事然小人䟽險道路皆知之至有榜其事於衢左者左臺御史中丞宋璟亟請按攝后陽許璟俄詔璟外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更敕司刑卿崔神慶問狀神慶妄奏云昌宗應原璟執奏昌宗法當斬后不荅左拾遺李邕進曰璟之亡社

稷計也願可之后終不許神龍元年張柬之崔玄暉等率羽林兵迎皇太子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及其兄昌期同休從弟景雄皆梟首天津橋士庶歡踊鬻取之一夕盡坐流貶者數十人天寶九載昌期女上表自言楊國忠助之詔復易之兄弟官爵賜同休一子官

贊曰于志寧諫太子承乾幾遭賊殺然未嘗懼知太宗之明雖七首搢胷不愧也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知高宗之昧雖死無益也季輔行成數進諫然雍容有禮皆長厚君子哉

子法

報華及無益也李輔行如文或時

所謂子法則以下說也又居其法

法則下法則元太子承幹也

又曰元太子承幹也

同法則元太子承幹也

法則元太子承幹也

法則元太子承幹也

于高張列傳第二十九



